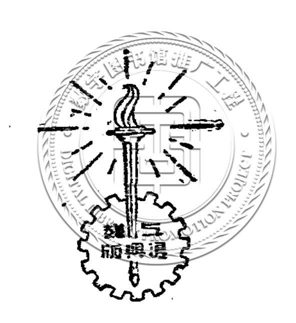


曠野的呼喊
蕭

曠野的呼喊

蕭紅著



上海雜誌公司印行



目次

朦朧的期待

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日，
日日在愁苦之中，
還不如那山上的飛鳥，
還不如那田上的蚱蟲。

李媽從那天晚上就唱着曲子，就是當她聽說金立之也要出發到前方去之後。金立之是主人家的衛兵。這事可並沒有人知道，或者那另外的一個衛兵有點知道，但也說不定是李媽自己的神經過敏。

「李媽，李媽……」

當太太的聲音從黑黑的樹蔭下面傳來時，李媽就應着囘答了兩三聲。因爲她是性急爽快的人，從來是這樣，現在仍是這樣。可是當他剛一抬脚，爲着身旁的一個小竹方櫈，差一點沒有跌倒，於是她感到自己是流汗了，耳朶熱起來，眼前冒了一陣花，她想說：

「倒霉！倒霉！」她一看她旁邊站着那個另外的衞兵，她就沒有說。

等她從太太那邊拿了兩個茶杯囘來，剛要放在水裏邊去洗，那姓王的衞兵把頭偏着：

「李媽，別心慌心慌什麽，打碎了杯子。」

「你說心慌什麽……」她來到嘴邊上的話沒有說，像是生氣的樣子，把兩個杯子故意的擲出叮噹的響聲來。

院心的草地上，太太和老爺的紙煙的火光和一朶小花似的忽然開放得紅了。忽然又收縮得像一片在萎落下去的花片。螢火蟲在樹葉上閃飛，看起來就像憑空的毫沒有依靠的被風吹着似的那麽輕飄。

「今天晚上絕對不會來警報的……」太太的椅背向後靠着，看着天空。她不大相信這天陰得十分沉重，她想要尋找空中是否還留着一個星子。

「太太，警報不是多少日子夜裏不來了麽？」李媽站在黑夜裏就像被消滅了一樣。

「不對，這幾天要來的戰事一過九江，武漢空襲就多起來……，」

「太太，那麽這仗要打到那裏？也打到湖北？」

「打到湖北是要打到湖北的，你沒看見金立之都要到前方去了嗎？」

「到大冶，太太，這大冶是什麽地方？多遠？」

「沒多遠，出鐵的地方，金立之他們整個的特務連都到那邊去。」

李媽又問：「特務連也打仗，也衝鋒，就和別的兵一樣？特務連不是在長官旁邊保衛長官的嗎？好比金立之不是保衛太太和老爺的嗎？」

「緊急的時候，他們也打仗，和別的兵一樣啊！你還沒聽金立之說在大場他也作戰過嗎！」

李媽又問：「到大冶是打仗去！」又隔了一會她又說：「金立之就是作戰去？」

「是的，打仗去，保衛我們的國家！」

太太沒有十分回答她，她就在太太旁邊靜靜的站了一會，聽着太太和老爺談着她所不大理解的戰局，又是田家鎮……又是什麽鎮……

李媽離開了院心經過有燈光的地方，她忽然感到自己是變大了，變得就像和院子一般大，她自己覺得她自己已經赤裸裸的擺在人們的面前。又彷彿自己偷了什麽東西被人發覺了一樣，他慌忙的躲在了暗處。尤其是那個姓王的衛兵，正站在老爺的門廳旁邊，手裏拿着個牙刷，像是在刷牙。

「討厭鬼，天黑了，刷的什麽牙……」她在心裏駡着，就走進廚房去。

一年之中三百六十日，
日日在愁苦之中，
還不如那山上的飛鳥，
還不如那田上的蚱蟲。
還不如那山上的飛鳥，
還不如那田上的蚱蟲……

李媽在飯鍋旁邊這樣唱着，在水筒旁邊這樣唱着，在晒衣服的竹竿子旁邊也是這樣唱着。從她的粗手指骨節流下來的水滴，把她的褲腿和她的玉藍麻布的上衣都印着圈子。在她的深紅而微黑的嘴唇上閃着一點光，好像一隻油亮的甲蟲伏在那裏。

刺玫樹的蔭影在太陽下邊，好像用布剪的，用筆畫出來的一樣爬在石堦前的磚柱上。而那葡萄藤，從架子上邊倒垂下來的纏繞的枝梢，上面結着和扭扣一般大的微綠色和小琉璃似的圓葡萄，風來的時候，還有些顫抖。

李媽若是前些日子從這邊走過，必得用手觸一觸它們，或者拿在手上，向她旁邊的人招呼着：

「要吃得啦……多快呀！長得多快呀……！」

可是現在她就像沒有看見它們，來往的拿着竹杆子經過的時候，她不經意的把竹杆子擂了葡萄藤，那浮浮沉沉的搖着的葉子，雖是李媽已經走過，而那蔭影還在地上搖了多時。

李媽的憂鬱的聲音，不但從曲子聲發出，就是從勺子，盤子，碗的聲音，也都知道李媽是憂鬱了，因爲這些傢具一點也不響亮。往常那嚮亮的廚房，好像一座音樂室的光榮的日子，只落在囘

憶之中。

白嫩的豆芽菜，有的還帶着很長的鬚子，她就連鬚子一同煎炒起來，油菜或是白菜，她把它帶着水就放在鍋底上，油炸着菜的聲音就像水煮的一樣。而後淺淺的白色盤子的四邊向外流着淡綠色的菜湯。

用圍裙揩着汗，在她正對面她平日掛在牆上的那塊鏡子裏邊，反映着彷彿是受驚的，彷彿是生病的，彷彿是剛剛被幸福離棄了的年青的山羊那麼沉寂。

李媽纔二十五歲，頭髮是黑的，皮膚是堅實的，心臟的跳動也和她的健康成和諧。他的鞋尖常常是破的，因爲她走路永遠來不及舉平她的脚，門坎上，煤堆上，石堦的邊沿上，她隨時隨地的暢快的踢着。而現在反映在鏡子裏的李媽不是那個原來的李媽，而是另外的李媽了，黑了，沉重了，啞瘖了。

把吃飯的傢俱擺齊之後，她就從桌子邊退了去，她說：「不大舒服，頭痛。」

她面向着欄栅外的平靜的湖水站着，而後蕩着。已經爬上了架的倭瓜在黃色的花上，有蜜蜂在帶着粉的花瓣上來來去去。而湖上打成片的肥大的蓮花葉子，每一張的中心頂着一個圓

圓的水珠，這些水珠和水銀的珠子似的向着太陽，淡綠色的蓮花苞和掛着紅嘴的蓮花苞，從肥大的葉子的旁邊站了出來。

湖邊上有人爲着一點點家常的菜蔬除着草，房東的老僕人指着那邊竹牆上冒着氣一張排着一張的東西向李媽說：

「看吧！這些當兵的都是些可憐人，受了傷，自己不能動手，都是弟兄們在湖裏給洗這東西，這大的毯子，不會洗淨的。不信，過到那邊去看看又腥又有別的味……」

西邊竹牆上晒着軍用毯，還有些草綠色的，近乎黃色的軍衣。李媽知道那是傷兵醫院，從這幾天起，她非常厭惡那醫院，從醫院走出來的用棍子當做腿的傷兵們，現在她一看了就有些害怕。所以那老頭指給她看的東西，她只假裝着笑笑。隔着湖在那邊湖邊上洗衣服的也是兵士，並且在石頭上打着洗着的衣裳發出沉重的水聲來。……「金立之裹腿上的帶子，我不是沒給他釘起嗎？眞是發昏了，他一會不是來取嗎？」

等他取了針線又來到湖邊，隔湖的馬路上，正過着軍隊，唱着歌的，混着灰塵的行列，金立之不就在那行列裏邊嗎？李媽神經質的，自己也覺得這想頭非常可笑。

各種流行的軍歌，李媽都會唱，尤其是那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她每唱到這一句，他就學着軍人的步伐走了幾步。她非常喜歡這個歌，因爲金立之喜歡。

可是今天她厭惡他們，她把頭低下去，用眼角去看他們，而那歌聲，就像黃昏時成團在空中飛着的小蟲子似的，使她不能躲避。

「李媽……李媽。」姓王的衞兵喊着她，她假裝沒有聽到。

「李媽！金立之來了。」

李媽相信這是騙她的話，她走到院心的草地上去，呆呆的站在那裏。王衞兵和太太都看着她：

「李媽沒有吃飯嗎？」

她手裏捲着一半裹腿，她的嘴唇發黑，她的眼睛和釘子一樣的堅實，不知道釘在她面前的什麽。而另外的一半裹腿，比草的顏色稍微黃一點，長長的拖在草地上，拖在李媽的脚下。

金立之晚上八點多鐘來的。紅的領章上又多了一點金花，原來是兩個，現在是三個。在太太的房裏，爲着他出發到前方去，太太賞給他一杯檸檬茶。

「我不吃這茶，我只到這裏……我只囘來看一下。連長和我一同到街上買連裏用的東西。我不吃這茶……連長在八點一刻來看老爺的。」他靈敏的看一下袖口的錶：「現在八點，連長一來我就得跟連長一同歸連……」

接着他就談些個他出發到前方，到什麼地方，做什麼職務，特務連的連長是怎樣一個好人，又是帶兵多麼眞誠……太太和他熱誠的談着。李媽在旁邊又拿太太的紙烟給金立之，她說：

「現在你來是客人了，抽一支吧！」

她又跑去把褒腿拿來，擺在桌子上，又拿在手裏又打開，又捲起來……在地板上，她幾乎不能停穩，就像有風的水池裏走着的一張葉子。

他爲什麼還不來到廚房裏呢？李媽故意先退出來，站在門坎旁邊咳嗽了兩聲，而後又大聲和那個王衞兵講着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的話，她看金立之仍不出來，她又走進房去，她說：

「三個金花了，等從前方囘來，大概要五個金花了。金立之今天也換了新衣裳，這衣裳也是新發的嗎？」

金立之說，「新發的。」

李媽要的並不是這樣的回答。李媽又說：

「現在八點五分了，太太的錶準嗎？」

太太只向着錶看了一下，點一點頭，金立之仍舊沒有注意。

「這次我們打仗全是爲了國家，連長說，甯作戰死鬼，勿作亡國奴，我們爲了妻子，家庭，兒女，我們必須抗戰到底……。」

金立之站得筆直在和太太講話。

趁着這功夫，她從太太房子裏溜了出來，下了台堦，轉了一個彎，她就出了小門，她去買兩包烟送給他。聽說戰壕裏煙最寶貴。她在小巷子裏一邊跑着，一邊想着她所要說的話：「你若回來的時候，可以先找到老爺的官廳，就一定能找到我。太太走到那裏，說一定帶着我走，」再告訴他：「回來的時候，你可不就忘了我，我要做個有心的人，可不能夠高陞了忘了我……。」

她在黑黑的巷子裏跑着，她並不知道她自己是在發燒。她想起來到夜裏就越熱了，眞是湖北的討厭的天氣。她的背脊完全浸在潮濕裏面。

「還得把這塊錢給他，我留着這個有什麼用呢！下月的工錢又是五元。可是上前線去的，錢是有數的……」她隔着衣裳捏着口袋裏一元錢的票子。

等李媽囘來，金立之的影子都早消滅在小巷子裏了，她站在小巷子裏喊着；

「金立之……金立之……」

遠近都沒有囘聲，她的聲音還不如落在山澗裏邊還能得到一個空虛的反響。

和幾年前的事情一樣，那就是九江的家鄉，她送一個年青的當紅軍的走了，他說他當完了紅軍囘來娶她，他說那時一切就都好了。臨走時還送給她一匹印花布，過去他在家裏一看到那印花布她就要啼哭。現在她又送走這個特務連的兵士走了，他說抗戰勝利了囘來娶她，他說那時一切就都好了。

還得告訴他：「把我工錢都留着將來安排我們的家。」我們的家。

但是金立之已經走了，想是連長已經來了，他歸連了。

等她拿着紙煙，想起這最末的一句話的時候，她的背脊被涼風拍着，好像浸在涼水裏一樣，因爲她站定了，她停止了，熱度離開了她，跳躍和翻騰的情緒離開了她。徘徊，鼓蕩着的要破裂的

那一刻的人生，只是一刻把其餘的人生都帶走了。人在靜止的時候常常冷的。所以是她不期的打了個脊伶的冷戰。

李媽回頭看一看那黑黑的院子，她不想再走進去，可是在她前面的那黑黑的小巷子，招引着她的更沒有方向。

她終歸是轉回身來，在那顯着一點蒼白的舖磚的小路上，她摸索着回來了。房間裏的燈光和窗帘子的顏色，單調得就像飄在空中的一塊布和閃在空中的一道光線。

李媽開打了女僕的房門，坐在她自已的床頭上，她覺得蟲子今夜都沒有叫過，空的，什麼都是不着邊際的，電燈是無緣無故的懸着，床舖是無緣無故的放着，窗子和門也是無緣無故的設着……總之，一切都沒有理由存在，也沒有理由消滅。……

李媽最末想起來的那一句話，她不願意反復，可是她又反復了一遍：

「把我的工錢，都留着將來安排我們的家。」

李媽早早地休息了，這是第一次，在全院子的女僕休息之前她是第一次睡得這樣早，兩盒紅錫包香煙就睡在她枕頭的旁邊。

了。

湖邊上戰士們的歌聲，雖然是已經黃昏以後，有時候隱現的還可以聽到。

夜裏她夢見金立之從前線上回來了。「我回來安家來了，從今我們一切都好了。」他打勝了。

而且金立之的頭髮還和從前一樣的黑。

他說。「我們一定得勝利的，我們爲什麼不勝利呢，沒道理！」

李媽在夢中很溫順的笑了。

曠野的呼喊

風撒歡了。

在曠野，在遠方，在看也看不見的地方，在聽也聽不清的地方，人聲，狗叫聲，糟糟雜雜地喧嘩了起來，屋頂的草被拔脫，牆圍頭上的泥土在翻花，狗毛在起着一個一個的圓穴，鷄和鴨子們被刮得要想站也站不住。平常喂鷄撒在地上的穀粒，那金黃的，閃亮的，好像黃金的小粒，一個跟着一個被大風掃向牆根去，而後又被掃了囘來，又被掃到房檐根下。而後混同着不知從什麼地方飄來的從未見過的大樹葉，混同着和高粱粒一般大四方的或多稜的沙土。混同着剛剛被大風拔落下來的紅的黑的，或雜色的雞毛。還混同着破布片，還混同着刷拉刷拉的高粱葉。還混同着灰矮瓜色的豆桿，豆桿上零零亂亂地掛着豆粒已經脫掉了的空敞的豆莢。一些紅紙片，那是過新年時門前黏貼的紅對聯——三陽開泰，四喜臨門，——或是「出門見喜」的紅條子，也都被

大風撕得一條一條的一塊一塊的，這一些乾燥的，毫沒有水分的拉雜的一堆，刷刷拉，呼離離在人間任意的掃着。刷着豆油的平滑得和小鼓似的鄉下人家的紙窗，一陣一陣的被沙粒擊打着發出鈴鈴的銅聲來。而後，鷄毛或紙片，飛得離開地面更高，若遇着毛草，或樹枝，就把它們障礙住了，於是房檐上站着鷄毛，鷄毛隨着風東擺一下，西擺一下，又被風從四面裹着，站得完全筆直，好像大森林裏邊，用野草插的標記，而那些零亂的紙片，刮在椽頭上時，卻嗚嗚嗚地它也付着生命似的叫喊。

陳公公一推開房門，剛把頭探出來，他的帽子就被大風捲跑了，在那光滑滑地被大風完全掃乾淨了的門前平場上滾着，滾得像一個小西瓜，像一個小車輪，而最像還是像一個小風車。陳公公追着它的時候，它還撲拉拉的不讓陳公公追上它。

「這刮的是什麼風啊！這還叫風了嗎？簡直他媽的……」

陳公公的兒子，出去已經兩天了，第三天就是這刮大風的天氣。

「這小子到底是幹什麼去啦？納悶……這事眞納悶，……」於是又帶着沉吟和失望的口氣。「納悶！」

陳公公跑到瓜田上才抓住了他的帽子，帽耳朵上滾着不少的草沬。他站在壠陌上，順着風用手拍着那四個耳朵的帽子，而拍也拍不掉的是蓑子的小刺球，他必須把它們打掉，這是多麽討厭啊！手觸去時，它會把手刺痛。看起來又像小蟲子，一個一個的釘在那帽沿上。

「這小子到底是幹什麽去啦！」帽子已經戴在頭上，前邊的帽耳，完全探伸在大風裏，遮蓋了他的眼睛。他向前走時，他的頭好像公鷄的頭向前探着，那頑強掙扎着的樣子，就像他要攢進大風裏去似的。

「這小子到底……！他媽的……」這話是從昨天晚上他就不停止地反覆着。他抓掉了剛才在腿上摔着帽子時刺在褲子上的蓑子，把它們在風裏丢了下去。

「他眞隨了義勇隊了嗎？納悶！明年一開春，就是這時候，就要給他娶媳婦了，若今年收成好，上秋也可以娶過來呀！當了義勇隊，打日本……噯噯，總是年青人哪……」當他看到村頭廟堂的大旗杆，仍舊挺直的站在大風裏的時候，他就向着旗杆的方向罵了一句：「小鬼子……」而後他把全身的筋肉抖擻一下，他所想的他覺得都是使他生氣，尤其是那旗杆，因爲插着一對旗杆的廟堂，住着新近才開來的日本兵。

「你看這村子還像一個樣子了嗎?」大風已經遮掩了他嘟嘟着的嘴。他看見左邊有一堆柴草,是日本兵徵發去的。右邊又是一堆柴草,而前村,一直到村子邊上,一排一排的堆着柴草。這柴草也都是徵發給日本兵的。大風刮着它們,飛起來的草沫就和打穀子揚場的時候一樣,每個草堆在大風裏邊變成了一個一個的土堆似的在冒着烟。陳公公向前衝着時,有一團穀草好像整捆的滾在他的脚前,障礙了他。他用了全身的力量,想要把那穀草踢得遠一點,然而實在不能夠做到。因爲風的方向和那穀草滾來的方向是一致的,而他就正和它們相反。

「這是一塊石頭嗎?眞沒見過!這是什麼年頭,……一捆穀草比他媽一塊石頭還硬!……」

他還想要罵一些別的話,就是關於日本子的。他一抬頭看見兩匹大馬和一匹小白馬從西邊跑來。幾乎不能看清那兩匹大馬是棕色的或是黑色的,只好像那馬的周圍裹着一團烟跑來,又加上陳公公的眼睛不能夠抵抗那緊逼着他而刮來的風。按着帽子,他招呼着:

「站住……嘞……嘞……」他用舌尖,不,用了整個的舌頭打着嘟嚕。而這種喚馬的聲音只有他自己能夠聽到,他把聲音完全灌進他自己的袖管裏去。於是他放下按着帽子的手來,使那寬大的袖管離開他的嘴。把舌頭在嘴裏邊整理一下。讓它完全露在大風裏,準備發出響亮的

聲音。他想這馬一定是誰家來了客人騎來的，在馬樁上沒有拴住。還沒等他再發出嘞嘞地喚馬聲，那馬已經跑到他的前邊，他想要把牠們攔住而抓住牠，當他一伸手，他就把手縮回來，他看見馬身上蓋着的圓的日本軍營裏的火印：

「這那裏是客人的馬呀！這明明是他媽……」

陳公公的鬍子掛上了幾顆穀草葉，他一邊掠着它們就打開了房門。

「聽不見吧？不見得就是……」

陳姑媽的話就像落在一大鍋開水裏的微小的冰塊，立刻就被消融了，因為一打開房門，大風和海潮似的，立刻噴了進來烟塵和吼叫的一團。陳姑媽像被撲滅了似的。她的話陳公公沒有聽到。非常危險，陳公公擠進門來，差一點沒有撞在她的身上，原來陳姑媽的手上拿着一把切菜刀。

「是不是什麼也聽不見！風太大啦，前河套聽說可有那麼一夥，那還是前些日子，……西寨子，西水泡水我看那地方也不能不有，那邊都是柳條通……一人多高。剛開春還說不定沒有，若到夏天，青紗帳起的時候，那就是好地方啊……」陳姑媽把正在切着的一顆蘿蔔放在切菜

樽上。

「嘿嘿嗦嗦地叨叨些個什麼！你就切你的菜吧！你的好兒子你就別提啦。」

陳姑媽從昨天晚上就知道陳公公開始不耐煩。關於兒子沒有回來這件事，把他們的家都像通通變更了。好像房子忽然透了洞，好像水瓶忽然漏了水，好像太陽也不從東邊出來，好像月亮也不從西邊落。陳姑媽還勉勉強強的像是照常在過着日子，而陳公公在她看來，那完全是可怕的。兒子走了兩夜，第一夜還算安靜靜地過來了。第二夜忽然就可怕起來。他通夜坐着，抽着烟，拉着衣襟，用掃帚掃着行李。掃着四耳帽子，掃着炕沿。上半夜嘴裏任意叨叨着，隨便想起什麼來就說什麼，說到他兒子的左腿上生下來時就有一塊青誌：

「你忘了嗎？老娘婆（即產婆）不是說過，這孩子要好好看着他，腿上有誌，是主走星照命……可就眞忍心走下去啦！……他也不想想，留下他爹他娘，又是這年頭，出外有個好歹的，幹那勾當，若是犯在人家手裏……那還那還說什麼呢！就連他爹也逃不出法網……義勇隊，義勇隊，好漢子是要幹的，可是他也得想想爹和娘呵！爹娘就你一個……」

上半夜一直他叨叨着，使陳姑媽也不能睡覺。下半夜他就開始一句話也不說，忽然他像變

成了啞子，同時也變成了聾子似的。從清早起來，他就不說一句話。陳姑媽問他早飯煮點高粱米粥吃吧，可是連一個字的回答，也沒有從他的嘴吐出來。他紮好腰帶，戴起帽子就走了，大概是在外邊轉了一彎又囘來了。那工夫，陳姑媽在涮一個鍋都沒有涮完，她一邊淘着涮鍋水，一邊又問一聲：

「早晨就吃高粱米粥好不好呢？」

他沒有囘答她，兩次他都並沒聽見的樣子。第三次，她就不敢問了。

晚飯又吃什麽呢？又這麽大的風。他想還是先把蘿蔔絲切出來，燒湯也好，炒着吃也好。一向她做飯，是做三個人吃的，現在要做兩個人吃的，只少了一個人，連下米也不知道該下多少。那一點米，在盔底上，洗起來簡直是拿不上手來。

「那孩子，眞能吃，一頓飯三四盌……可不嗎，三十多歲的大小伙子是正能吃的時候……」

她用飯勺子攪了一下那剩在瓦盔裏的早晨的高粱米粥，高粱米粥凝了一個明光光的大錘。飯勺子上面觸破了它，它還發出有彈性的觸在猪皮凍上似的響聲：「稀飯就是這樣，剩下來的扔了又可惜，吃吧，又不好吃，一熱就粥不是粥，飯不是飯……」

她想要決定這個問題，勺子就在小瓦盆邊上沉吟了兩下。她好像思想家似的，很困難的感到她的思維方法全不夠用。

陳公公又跑出去了，隨着打開的門扇撲進來的風塵又遮蓋了陳姑媽。

他們的兒子前天一出去就沒有回來。不是當了土匪就是當了義勇軍，也許就是當了義勇軍。陳公公記得清清楚楚的，那孩子從去年冬天就說做棉褲要做厚一點，還讓她的母親把四耳帽子換上兩塊新皮子，他說：

「要幹，拍拍屁股就去幹，弄得利利索索的。」

陳公公就爲着這話問過他：

「你要幹什麽呢？」

當時他只反問他父親一句沒有結論的話，可是陳公公聽了兒子的話只答應了兩聲：「唉！唉！」也是同樣的沒有結論。

「爹！你想想要幹什麽去！」兒子說的只是這一句。

陳公公在房檐下撲着一顆打在他臉上的鷄毛，他順手把它就扔在風裏邊。看起來那鷄毛

簡直是被風奪走的，並不像他把它丟開的。因它一離開手邊，要想抓也抓不住，要想看也看不見，好像它早已決定了方向就等着奔去的樣子。陳公公正在想着兒子那句話，他的鼻子上又打來了第二顆鷄毛，說不定是一團狗毛，他只覺得毛茸茸地他就用手把它撲掉了。他又接着想，同時望着西方，他把脚跟抬起來，把全身的力量都站在他的脚尖上。假若有太陽，他就像孩子似的看着太陽是怎樣落山的，假若有晚霞他就像孩子似的翹起脚尖來要看到晚霞的後面究竟還有什麼。而現在西方和東方一樣，南方和北方也都一樣，混混溶溶地。黄的色素遮迷過眼睛所能看到的曠野，除非有山或是有海會把這大風遮住，不然它就永遠要沒有止境的刮過去似的。無論清早，無論嚮午和黃昏，無論有天河橫在天上的夜，無論過年或過節，無論春夏和秋冬。

現在大風像在洗刷着什麼似的，房頂沒有麻雀飛在上面，大田上看不見一個人影，大道上也斷絕了車馬和行人。而人家的烟囱裏更沒有一家冒着烟的，一切都被大風吹乾了。這活的村莊變成了剛剛被掘出土地的化石的村莊了。一切活動着的都停止了，一切響叫着的都啞默了，一切歌唱着的都在嘆息了，一切發光的都變成混濁的了，一切顏色，都變成沒有顏色了。

陳姑媽抵抗着大風的威脅，抵抗着兒子跑了的恐怖，又抵抗着陳公公爲着兒子跑走的焦

煩。

她坐在條櫈上，手裏折着經過一個冬天還未十分乾的柳條枝，折起四五節來。她就放在她面前臨時生起的火堆裏，火堆爲着剛剛丟進去的樹枝隨時起着爆炸，黑烟充滿着全屋，好像暴雨快要來臨時天空的黑雲似的。這黑烟和黑雲不一樣，它十分會刺激人的鼻子，眼睛和喉嚨，……

「加小心哪，離竈火腔遠一點呵……大風會從竈火門把柴火抽進去的……」

陳公公一邊說着，一邊拿起樹枝來也折幾棵。

「我看晚上就吃點麵片湯吧……連湯帶飯的，省事，」

這話在陳姑媽，就好像孩子剛一學說話時，先把每個字在心裏想了好幾遍，而說時又每個字用心考慮着。她怕又像早飯時一樣，問他，他不回答，吃高粱米粥時，他又吃不下去。

「什麽都行，你快做吧，吃了好讓我也出去走一趟。」

陳姑媽一聽說讓她快做，拿起瓦盆來就放在炕沿上，小麵口袋裏只剩一盌多麵，通通攪和在瓦盆底上。

「這不太少了嗎……反正多少就這些，不夠吃，我就不吃。」她想。

陳公公一會跑進來，一會跑出去，只要他的眼睛看了她一下，她總覺得就要問她：

「還沒做好嗎？還沒做好嗎？」

她越怕他在她身邊走來走去，他就越在她身邊走來走去。燃燒着的柳條枝絲拉絲拉的發出水聲來，她趕快放下手裏在撕着的麵片，抓起掃地掃帚來煽着火，鍋裏的湯連響邊都不響邊，湯水絲毫沒有滾動聲，她非常着急。

「好啦吧！好啦就快端來吃……天不早啦……吃完啦我也許出去繞一圈……」

「好啦，好啦用不了一袋烟的工夫就好啦……」

她打開鍋蓋吹着氣看看，那麵片和死了的小白魚似的，一動也不動的飄在水皮。

「好啦就端來呀吃呵！」

「好啦……好啦……」

陳姑媽答應着，又開開鍋蓋，雖然湯還不翻花，她又勉強的丟進幾條麵片去。並且嚐一嚐湯或鹹或淡，鐵勺子的邊剛一貼到嘴唇……

「喲喲！」湯裏還忘記了放油。

陳姑媽有兩個油罐，一個裝豆油一個裝棉花子油，兩個油罐永遠並排的擺在盌廚最下的一層，怎麽會弄錯呢！一年一年的這樣擺着，沒有弄錯過一次。但現在這錯誤不能挽回了，已經把點燈的棉花子油撒在湯鍋裏了，雖然還沒有散開，用勺子是淘不起的，勺子一觸上就把油圈觸破了，立刻變成無數的小油圈，假若用手去抓也不見得會抓起來。

「好啦就吃呵！」

「好啦好啦」她非常害怕，自己也不知道她回答的聲音特别響亮。

她一邊吃着一邊留心陳公公的眼睛。

「要加點湯嗎？還是要加點麵……」

她只怕陳公公親手去盛麵，而盛了滿盌的棉花子油來，要她盛時，她可以用嘴吹跑了浮在皮上的棉花子油，盡量去盛鍋底上的。

一放下飯盌，陳公公就往外跑。開房門，他想起來他沒有戴帽子：

「我的帽子呢？」

「這兒呢，這兒呢。」

其實她眞的沒有見他的帽子，過於擔心了的緣故，順口答應了他。

陳公公吃完了棉花子油的麵片湯，出來一見到風，感到非常涼爽，他用脚尖站着，他望着西方，並不是他知道他的兒子在西方或是要從西方囘來，而是西方有一條大路可以通到城裏。

曠野，遠方，大平原上，看也看不見的地方，聽也聽不清的地方，狗叫聲，人聲，風聲，土地聲，山林聲，一切喧嘩，一切好像落在火焰裏的那種暴亂，在黃昏的晚霞之後，完全停息了。

西方平靜得連地面都有被什麼割據去了的感覺，而東方也是一樣。好像剛剛被大旋風掃過的柴欄，又好像被暴雨洗刷過的庭院，狂亂的和暴燥的完全停息了。停息得那麼斬然，像是在遠方並沒有發生過什麼事情。今天的夜，和昨天的夜完全一樣，仍舊能夠喚發着黃昏以前的記憶的，一點也沒有留存。地平線遠處或近處完全和昨夜一樣平坦的展放着，天河的繁星仍舊和小銀片似的成羣的從東北方列到西南方去。地面和昨夜一樣的啞默，而天河和昨夜一樣的繁華。一切完全和昨夜一樣。

豆油燈照例是先從前村點起，而後是中間的那個村子，而再後是最末的那個村子。前村最大，中間的村子不太大，而最末的一個最不大。這三個村子好像祖父，父親和兒子，他們一個牽着一個的站在平原上，冬天落雪的天氣，這三個村子就一齊變白了。而後用掃帚打掃出一條小道來，前村的人經過後村的時候，必須說一聲：

「好大的雪呀！」

後村的人走過中村時，也必須關於這大雪問候一聲，這雪是烟雪或棉花雪，或清雪。

春天雁來的晌午，他們這三個村子就一齊聽着雁鳴。秋天烏鴉經過天空的早晨，這三個村子也一齊看着遮天的黑色的大羣。

陳姑媽住在最後的村子邊上，她的門前一棵樹也沒有。一頭牛，一匹馬，一個狗或是幾隻豬，這些她都沒有養，只有一對紅公鷄在鷄架上蹲着，或是在房前尋食小蟲或米粒。那火紅的鷄冠子迎着太陽向左擺一下，向右蕩一下，而後閉着眼睛用一隻腿站在房前或柴堆上，那實在是一對小紅鵝。而現在牠們早就攢進鷄架去，和昨夜一樣也早就睡着了。

陳姑媽的燈盌子也不是最末一個點起，也不是最先一個點起。陳姑媽記得，在一年之中，她

沒有點幾次燈，燈盌完全被蛛絲蒙蓋着，燈心落到燈盌裏了，尙未用完的一點燈油混了塵土都黏在燈盌上。

陳姑媽站在鍋台上把擺在灶王爺板上的燈盌取下來，用剪刀的尖端攪着燈盌底，那一點點棉花子油雖然變得漿糊一樣，但仍舊發着一點油光，又加上一點新從罐子倒出來的棉花子油，小燈於是嚇嚇拉拉的站在炕沿上了。

陳姑媽在燒香之前，先洗了手。平日很少用過的家製的肥皂，今天她存心多擦一些，冬天因爲風吹而麻皮了的手，一開春就橫橫豎豎的裂着滿手的小口，相同冬天裏被凍裂的大地，雖然春風晝夜的吹擊，想要彌補了這缺隙。不但沒有彌補，反而更把它們吹得深陷而裸露了。陳姑媽又用原來那塊過年時寫對聯剩下的紅紙把肥皂包好。肥皂因爲被空氣的消蝕，還落了白花花的鹼沫在陳姑媽的大襟上。她用掃帚掃掉了那些。又從梳頭匣子摸出黑呼呼的一面玻璃磚鏡子來。她一照那鏡子，她的臉就在鏡子裏被切成橫橫豎豎地許多方格子。那塊鏡子在十年前被打碎了以後，就纏上了四五尺長的紅頭繩，現在仍舊是那塊鏡子。她想要照一照碎頭髮絲是否還有垂在額前，結果什麽也沒有看見，只恍恍惚惚地她還認識鏡子裏邊的確是她自己的臉。她

記得近幾年來鏡子就不常用，只有在過新年的時候，四月十八上廟的時候。再就是前村娶媳婦或是喪事，她才把鏡子拿出來照照，所以那紅頭繩若不是她自己還記得，誰看了敢說原來那頭繩是紅的！因爲發霉和油膩得使手觸上去時感到了是觸到膠上似的。陳姑媽連更遠一點的集會也沒有參加過，所以他養成了習慣，怕過河，怕下坡路，怕經過樹林，更怕的還有墳場，尤其是墳場裏梟鳥的叫聲，無論白天或夜裏，什麽時候聽了，她就什麽時候害怕。

陳姑媽洗完了手，扣好了小銅盔在櫃底下。她在灶王爺板上的香爐裏，插了三柱香。接着她就跪下去，向着那三個並排的小紅火點叩了三個頭。她想要唸一段「上香頭」因爲那經文並沒有全記住，她想若不唸了成套的，那更是對神的不敬，更是沒有誠心。於是胸前扣着緊緊的一雙掌心，她虔誠的跪着。

灶王爺不曉得知不知道陳姑媽的兒子倒底那裏去了，只在香火後邊靜靜的坐着。蛛絲混着油烟，從新年他和灶王奶奶並排的被漿糊貼在一張木板上那一天起，就無間斷的擦在他的臉上。大概什麽他也看不着了，雖然陳姑媽的眼睛爲着兒子就要掛下眼淚來。

外邊的風一停下來，空氣寧靜得連針尖都不敢觸上去。充滿着人的感覺的都是極脆弱而

又極完整的東西。村莊又恢復了它原來的生命。脫落了草的房脊靜靜的在那裏躺着。幾乎被拔走了的小樹垂着頭在休息。鴨子呱呱的在叫，相同喜歡大笑的人遇到了一起。白狗，黃狗，黑花狗，……也許兩條平日一見到非咬架不可的狗，風一靜下來，它們都前村後村的跑在一起。完全是一個平靜的夜晚，遠處傳來的人聲清澈得使人疑心是從山澗裏發出來的。

陳公公在窗外來回的踱走，他的思想繫在他兒子的身上，彷彿讓他把思想繫在一顆隕星上一樣。隕星將要沉落到那裏去，誰知道呢？

陳姑媽因爲過度的虔誠而感動了她自己，她覺得自己的眼睛是濕了。讓孩子從自己手裏長到二十歲，是多麼不容易！而最酸心的，不知是什麼無緣無故把孩子奪了去。她跪在灶王爺前邊回想着她的一生，過去的她覺得就是那樣了。人一過了五十，只等着往六十上數。還未到的歲數，她一想還不是就要來了嗎？這不是眼前就開頭了嗎？她想要問一問灶王爺她的兒子還能回來不能！因爲這燒香的儀式過於感動了她，她只覺得背上有點寒冷，眼睛有點發花。她一連用手背揩了三次眼睛，可是仍舊不能看見香爐盌裏的三柱香火。

她站起來，到櫃蓋上去取火柴盒時，她才想起來，那香是隔年的，因爲潮濕而滅了。

「這是多麽不敬呵！」

陳姑媽又站上鍋台去，打算把香從新點起，因爲她不常站在高處，多少還有點害怕。正這時候，房門忽然打開了。

陳姑媽受着驚，幾乎從鍋台上跌下來。回頭一看，她說：

「喲喲！」

陳公公的兒子回來了，身上背着一對野鷄。

一對野鷄當他往炕上一摔的時候，他的大笑和翻滾的開水卡拉卡拉似的開始了，又加上水缸和窗紙都被震動着，所以他的聲音還帶着回聲似的，和冬天從雪地上傳來的打獵的人的笑聲一樣。但這並不是他今天特別出奇的笑，他笑的習慣就是這樣。從小孩子時候起，在豌豆花和豌豆花之間，他和會叫的大鳥似的叫着。他從會走路那天起就跟陳公公跑在瓜田上，他的眼睛眞的明亮得和瓜田的黃花似的，他的腿因爲剛學着走路，常常就不起那絲絲拉拉的瓜秧的纏繞，跌倒是他每天的工課。而他不哭也不吟呻，假若擦破了膝蓋的皮膚而流了血，那血簡直不是他的一樣。他只是跑着，笑着，同時嚷嚷着。若全身不穿衣裳只帶一個藍麻花布的兜肚，那就像

野鴨子跑在瓜田上了，東顛西搖的，同時嚷着和笑着。並且這孩子一生下來陳姑媽就說：

「好大嗓門長大了還不是個吹鼓手的脚色！」

對於這初來的生命，不知道怎樣去喜歡他才好，往往用被人蔑視的行業或形容詞來形容，這孩子的哭聲實在大，老娘婆想說：

「眞是一張好鑼鼓！」

可是他又不是女孩，男孩是不準罵他鑼鼓的，被罵了破鑼之類，傳說上不會起家……

今天他一進門就照着他的習慣大笑起來，若讓隣居們聽了，一定不會奇怪。若讓他的舅母或姑母聽了，也一定不會奇怪。她們都要說：

「這孩子就是這樣長大的呀！」

但是做父親的和做母親的反而奇怪起來。他笑得在陳公公的眼裏簡直和黃昏之前大風似的，不能夠控制，無法控制，簡直是一種多餘，是一種浪費。

「這不是瘋子嗎……這……這……」

這是第一次陳姑媽對兒子起的壞的聯想。本來她想說：

「我這孩子啊！你可跑到那兒去了呢！你……你可把你爹……」

她對她的兒子起了反感。他那麼坦蕩蕩的笑聲，就像他並沒有離開過家一樣。但是母親心裏想：

「他是像着跑的呀！」

父親站到紅躺箱的旁邊，離開兒子五六步遠。背脊靠在紅躺箱上。那紅躺箱還是隨着陳姑媽陪嫁來的，現在不能分清還是紅的還是黑的了。正像現在不能分清陳姑媽的頭髮是白的還是黑的一樣。

陳公公和生客似的站在那裏。陳姑媽也和生客一樣。只有兒子才像這家的主人，他活躍的，誇張的，漠視了別的一切，他用嘴吹着野鷄身上的花毛。用手指尖掃着野鷄尾巴上的漂亮的長翎。

「這東西最容易打，攢頭不顧腚……若一開槍，牠就插猛子……這倆都是這麼打住的。爹！你不記得麼！我還是小的時候，我領着我一塊出去拜年去……那不是，那不是……」他又笑起來：「那不是麼！就用磚頭打住一個。趁他把頭插進雪堆去。」

陳公公的反感一直沒有減消，所以他對於那一對野雞就像沒看見一樣，雖然他平常是怎麼喜歡吃野鷄。鷄丁炒芥菜纓，鷄塊燉土豆。但是他並不向前一步去觸觸那花的毛翎。

「這小子倒底是去幹的什麼？」

在那棉花子油燈還點燃着的時候，陳公公只是向自己在反覆。

「你到底跑出去幹什麼去了呢？」

陳公公第一句問了他的兒子，是在小油燈瞬瞬拉拉的滅了之後。他靜靜的把腰伸開，使整個的背脊接近了火炕的溫熱的感覺。他充滿着莊嚴而胆小的情緒等待兒子的回答。他最怕就怕的是兒子說出他加入了義勇隊，而最怕的又怕他兒子不向他說老實話。所以已經來到喉嚨的咳嗽也被他壓下去了，他抑止着可能抑止的從他自己發出的任何聲音。三天以來的苦悶和急躁，陳公公覺得一輩子只有過這一次。也許還有過，不過那都提起來遠了，忘記了。就是這三天，他覺得比活了半輩子還長。平常他就怕他早死，因爲早死，使他不得興家立業，不得看見他的兒孫的繁榮。而這三天，他想還是算了吧！活着大概是沒啥指望。關於兒子加入義勇隊沒有！對於陳公公是一種新的生命，比兒子加入了義勇隊的新的生命的價格更高。

兒子回答他的，偏偏是欺騙了他。

「爹！我不是打回一對野雞來麽！跟前村的李二小子一塊……跑出去一百多里……」

「打獵那有這樣打的呢！一跑就是一百多里……」陳公公的眼睛注視着紙窗微黑的窗櫺。脫離他嘴唇的聲音並不是這句話，而是輕微的和將要熄滅的燈火那樣的無力嘆息。

春天的夜裏，靜穩得帶着溫暖的氣息，尤其是當柔軟的月光照在窗子上，使人的感覺像是看見了鵝毛在空中遊着似的，又像剛剛睡醒由於溫暖而眼睛所起的懶惰的金花在騰起。

陳公公想要證明兒子非加入了義勇隊不可的，一想到「義勇隊」這三個字，他就想到「小日本」那三個字。

「××××××××××××××××，××××。」一想到這個，他就怕再想下去，再想下去，就是小日本槍斃義勇隊。所以趕快把思想集中在紙窗上，他無用處的計算着紙窗被窗櫺所格開的方塊倒底有多少。兩次他都是數到第七塊上就被義勇隊這三個字撞進腦子來而攪混了。

睡在他旁邊的兒子，和他完全是兩個隔離的靈魂。陳公公轉了一個身，在轉身時他看到了

兒子在微光裏邊所反映的蠟明的臉面和他長拖拖的身子。只有兒子那瘦高的身子和挺直的鼻樑還和自己一樣。其餘的，陳公公覺得，完全都變了，只有三天的工夫，兒子和他完全兩樣了。兩樣得就像兒子根本沒有和他一塊生活過，根本他就不認識他，他還不如一個剛來的生客。因爲對一個剛來的生客最多也不過生疏。而絕沒有忌妒。對兒子，他卻忽然存在了忌妒的感情。祕密一對誰隱藏了。誰就忌妒，而祕密又是最自私的，非隱藏不可。

陳公公的兒子沒有去打獵，沒有加入義勇隊。那一對野鷄是用了三天的工錢在淞花江的北沿鐵道旁買的。他給日本人修了三天鐵道。對於工錢，還是他生下來第一次拿過。他沒有做過傭工，沒有做過零散的鏟地的工人，沒有做過幫忙的工人。他的父親差不多半生都是給人家看守瓜田。他隨着父親從夏天就開始住在三角形的瓜窩堡裏。瓜窩堡春天是在綠色的瓜花裏邊，秋天則和西瓜或香瓜在一塊了。夏天一開始，所有的西瓜和香瓜的花完全開了，這些花並不完全每個結果了，有些個是謊花。這謊花只有謊騙人，一兩天就蔫落了。這謊花要隨時摘掉的。他問父親說：

「這謊花爲什麼要摘掉呢？」

父親只說：

「摘掉吧！它沒有用處。」

長大了他才知道，謊花若不摘掉，後來越開越多，那時候他不知道，但也同父親一樣的把謊花一朵一朵的摘落在壠溝裏。小時候他就在父親給人家管理的那塊瓜田上。長大了仍舊是在父親給人家管理的瓜田上。他從來沒有直接給人家傭工，工錢從沒有落過他的手上。這修鐵道是第一次。況且他又不是專爲着修鐵道拿工錢而來的。所以三天的工錢就買了一對野鷄。第一：可以使父親歡喜。第二：可以借着野鷄撒一套謊。

現在他安安然然的睡着了，他以爲父親對他的謊話完全信任了。他給日本人修鐵道預備偸着拔出鐵道釘子來，弄翻了火車這個企圖，仍舊是祕密的。在夢中他也像看見了日本兵的子彈車和食品車。

「這雖然不是當的義勇軍，可是幹的事情不也是對着小日本嗎？洋酒，盒子肉（罐頭，）我是沒看見，只有聽說，說上次讓他們弄翻了車，就是義勇軍派人弄的。東西不是通通被義勇軍得去了嗎……他媽的……就不用說吃，用脚踢着玩吧，也開心。」

他翻了一個身，他擦一擦手掌。白天他是這樣想的，夜裏他也就這樣想着就睡了。他擦着手掌的時候，可覺得手掌與平常有點不一樣，有點僵硬和發熱。兩隻胳臂仍舊抬着鐵軌似的有點發酸。

陳公公張着嘴，他怕呼吸從鼻孔進出，他怕一切聲音，他怕聽到他自己的呼吸。偏偏他的鼻子有點窒塞。每當他吸進一口氣來，就像有風的天氣，紙窗破了一個洞似的，鳴鳴地在叫。雖然那聲音很小，只有留心才能聽到，但到底是討厭的，所以陳公公張着嘴預備着睡覺。他的右邊是陳姑媽，左邊是不知從那裏弄來一對野雞莫明其妙的兒子。

棉花子油燈熄滅後，燈心繼續發散出胡香的氣味。陳公公偶爾從鼻子吸了一口氣時，他就嗅到那燈心的氣味。因爲他討厭那氣味，並不覺得是胡香的，而覺得是辣穌穌的引他咳嗽的氣味。所以他不能不張着嘴呼吸。好像他討厭那油烟，反而大口的呑着那油烟一樣。

第二天，他的兒子照着前回的例子，又是沒有聲響的就走了。這次他去了五天，比第一次又多了兩天。

陳公公應付着他自己的痛苦非常沉着的。他向陳姑媽說：

「這也是命呵……命裏當然……」

春天的黃昏，照常存在着那種靜穆得就要浮騰起來的感覺。陳姑媽的一對紅公雞，又像一對小紅鶴似的用一隻腿在房前站住了。

「這不是命是什麼！算命打卦的，說這孩子不能得他的繼……你看，不信是不行呵，我就一次沒有信過。可是不信又怎樣，要落在頭上的事情，就非落上不可。」

黃昏的時候，陳姑媽在檐下整理着豆桿，凡是豆莢裏還存在一粒或兩粒豆子的，她就一粒不能跑過的把那豆粒留下，她右手拿着豆桿，左手摘下豆粒來，摘下來的豆粒被她丟進身旁的小瓦盆去，每棵豆子都在小瓦盆裏跳了幾下。陳姑媽左手裏的豆桿也就丟在一邊了。越堆越高起來的豆桿堆，超過了陳姑媽坐在地上的高度。必須到黃昏之後，那豆粒滾在地上也找不着的時候，陳姑媽才把豆桿抱進屋去。明天早晨，這豆桿就在灶火門裏邊變成紅忽忽的火。陳姑媽圍繞着火，好像六月裏的太陽圍繞着菜園。誰最熱烈呢？陳姑媽呢！還是火呢！這個分不清了。火是紅的，可是陳姑媽的臉也是紅的。正像六月的太陽是金黃的，六月的菜花也是金黃的一樣。

春天的黃昏是短的，並不因爲人們喜歡而拉長，和其餘三個季節的黃昏一般長。養猪的人家餵一餵豬，放馬的人家飲一飲馬……若是什麽也不做，只是抽一袋烟的工夫呵，陳公公就是什麽也沒有做，拿着他的烟袋站在房檐底下。黃昏一過去，陳公公就變成一個長拖拖的影子，好像一個黑色的長柱支持着房檐。他的身子的高度，超出了這一連排三個村子所有的男人。只有他的兒子說不定在這一兩年中要超過他的。現在兒子和他完全一般高。走進房門的時候，兒子擔心着父親，怕父親碰了頭頂。父親擔心着兒子，怕是兒子無止境的高起來，進門時，就要頂在門樑上。其實不會的，因爲父親心裏特別歡喜兒子也長了那麽高的身子而常常說着相反的話。

陳公公一進房門，帽子撞在上門樑上，上門樑把帽子擦歪了。這是從來也沒有過的事情。一輩子就這麽高，一輩子也總戴着帽子。因此立刻又想起來兒子那麽高的身子。而現在完全無用了，高有什麽用呢！現在是他自己任意出去瞎跑，陳公公的悲哀，他自己覺得完全是因爲兒子長大了的緣故。

「人小，胆子也小，人大胆子也大……」

所以當他看到陳姑媽的小瓦盆裏泡了水的黃豆粒，一夜就裂嘴了，兩夜芽子就長過豆粒

子。他心裏就恨那豆芽。他說：

「新的長過老的了，老的完蛋了。」

陳姑媽並不知道這話什麼意思，她一邊梳着頭一邊答應着：

「可不是麼……人也是這樣……個人家的孩子，撒手就跟老子一般高了。」

第七天上，兒子又回來了，這回並不帶着野雞，而帶着一條號碼：三百八十一號。

陳公公從這一天可再不說什麼「老的完蛋了」這一類的話。有幾次兒子剛一放下飯碗，他就說：

「擦擦汗就去吧！」

更可笑的他有的時候還說：

「扒拉扒拉飯粒就去吧！」

這本是對三歲五歲的小孩子說的，因爲不大會用筷子，弄了滿嘴的飯粒的緣故。

別人若問他：

「你兒子呢？」

他就說：

「人家修鐵道去啦……」

他的兒子修了鐵道，他自已就像在修着鐵道一樣。是凡來到他家的：賣豆腐的，賣饅頭的，收買猪毛的，收買碎銅亂鐵的，就連走在前村子邊上的不知道那個村子的小猪官有一天問他：

「大叔，你的兒子聽說修了鐵道嗎？」

陳公公一聽，立刻向小猪官擺着手：

「你站住……你停一下……你等一等，你別忙，你好好聽着！人家修了鐵道啦……是眞的。連號單都有：三百八十二。」

他本來打算還要說。有許多事情必得見人就說，而且要說就說得詳細。關於兒子修鐵道這件事情，是屬於見人就說而要說得詳細這一種的。他想要說給小猪官的，正像他要說給早晨擔着擔子來到他門口收買碎銅亂鐵那個一隻眼的一樣多。可是小猪官走過去了。手裏打着個小破鞭子。陳公公心裏不大愉快。他順口說了一句：

「你看你那鞭子吧，沒有了鞭梢，你還打呢！」

走了好遠了，陳公公才聽明白，放猪的那孩子唱的正是他在修着鐵道的兒子的號碼「三百八十一。」

陳公公是一個和善人，對於一個孩子他不會多生氣。不過他覺得孩子終歸是孩子。不長成大人，能懂得什麼呢？他說給那收買碎銅亂鐵的，說給賣豆腐的，他們都好好的聽着，而且問來問去。他們眞是關於鐵道一點常識也沒有。陳公公也和那賣豆腐的差不多，等他一問到連陳公公也不大曉得的地方，陳公公就笑起來，用手拔下一顆前些日子被大風吹散下來的房檐的草梢：

「那兒知道呢！等修鐵道的囘來講給咱們聽吧！」

比方那賣豆腐的問：

「我說那火車就在鐵道上，一天走了千八百里也不停下來喘一口氣！眞是，了不得呀……陳大叔，你說，也就不喘一口氣！」

陳公公就大笑着說：

「等修鐵道的囘來再說吧！」

這問的多麼詳細呀！多麼難以囘答呀！因爲陳公公也是連火車見也沒見過。但是越問得詳

細，陳公公就越喜歡他的道理是：人非長成人不可，不成人……小孩子有什麽用……小孩子一切沒有計算！於是陳公公覺得自己的兒子幸好已經二十多歲；不然，就好比這修鐵道的事情吧，若不是他自己有主意，若不是他自己偸着跑去的。這樣的事情，一天五角多錢，怎麽能有他的份呢？

陳公公也不一定怎樣愛錢，只要兒子沒有加入義勇軍，他就放心了。不但沒有加入義勇軍，反而拿錢囘來幾次他一看到兒子放在他手裏的嶄新的紙票，他立刻想到三百八十一號。再一想又一定想到那天大風停了的晚上，兒子背囘來的那一對野鷄。再一想就是兒子會偸着跑出去，這是多麽有主意的事呵。這孩子從小沒有離開過他的爹媽。可是這下子他跑了，雖然說是跑的把人嚇一跳。可到底跑的對。沒有出過門的孩子，就像沒有出過飛的麻雀；沒有出過洞的小耗子。等一出來啦！飛的比大雀還快。

到四月十八，陳姑媽在廟會上所燒的香比那一年燒的都多。娘娘廟燒了三大子線香，老爺廟也是三大子線香。同時買了些毫無用處的只是看着玩的一些東西。她竟買起假臉來，這是多少年沒有買過的啦！她曲着手指一算，已經是十八九年了。兒子四歲那年她給他買過一次，以後

再沒買過。

陳姑媽從兒子修了鐵道以後，表面上沒有什麼改變，她並不和陳公公一樣，好像這小房已經裝不下他似的，見人就告訴兒子修了鐵道。她剛剛相反，一句話也不說，只是圍繞着她的又多了些東西。在柴欄子旁邊除了雞架又多了個猪欄子。裏邊養着一對小黑猪。陳姑媽什麼都喜歡一對，就因爲現在養的小花狗只有一個而沒有一對的那件事，使她一休息下來，小狗一在她腿上擦着時，她就說：

「可惜這小花狗就不能再討到一個。一對也有個伴阿，單個總是孤單單的。」

陳姑媽已經買了一個透明的化學品的肥皂盒。買了一把新剪刀，她每次用那剪刀，都忘不了用手摸摸剪刀。她想：這孩子什麼都出息了，買東西也會買，是眞鋼的。六角錢，價錢也好。陳姑媽的東西已經增添了許多，但是那還要不斷的增添下去。因爲兒子修鐵道每天五角多錢。陳姑媽新添的東西，不是兒子給他買的，就是兒子給他錢她自己買的。從心說她是喜歡兒子買給她東西，可是有時當着東西從兒子的手上接過來時她卻說：

「別再買給你媽這個那個的啦……會賺錢可別學着會化錢……」

陳姑媽的梳頭鏡子也換了。並不是說那個舊的已經扔掉，而是說新的鑽亮的已經站在紅躺箱上了。陳姑媽一擦箱蓋，擦到鏡子旁邊，她就像發現了一個新的小天地一樣。那鏡子實在比舊的明亮到不可計算那些倍。

陳公公也說過：

「這鏡子簡直像個小天河。」

兒子為什麼剛一跑出去修鐵道，要說謊呢？為什麼要說是去打獵呢！關於這個，兒子解釋了幾回。他說修鐵道這事，怕父親不願意，他也沒打算久幹這事，三天兩日的，幹幹試試。長了怎麼能不告訴父親呢，可是陳公公放下飯盌說：

「這都不要緊，這都不要緊……到時候了吧，咱們家也沒有鐘。擦擦汗去吧！」到後來他對兒子竟催促了起來。

陳公公討厭的大風又來了。從房頂上，從枯樹上來的，從瓜田上來的，從西南大道上來的。而這些都不對，說不定是從那兒來的。浩浩蕩蕩地，滾滾旋旋地，使一切都吼叫起來，而那些吼叫又淹滅在大風裏。大風包藏着種種聲音，好像大海包括着海星，海草一樣。誰能夠先看到海星海草

而還沒看到大海？誰能夠先聽到因大風而起的這個那個的吼叫而還沒有聽到大風？天空好像一張土黃色的大牛皮，被大風鼓着，蕩着，撕着，扯着，來回的拉着。從大地捲起來的一切乾燥的，拉雜的，零亂的，都向天空撲去，而後再落下來，落到安靜的地方，落到可以避風的牆根，落到坑坑凹凹的不平的地方，而添滿了那些不平。所以大地在大風裏邊被洗得乾乾淨淨的，平平坦坦地。而天空則完全相反，混沌了，冒烟了，刮黃天了，天地剛好吹倒轉了個。人站在那裏就要把人吹跑，狗跑着就要把狗吹得站住，使向前的不能向前，使退後不能退後。小猪在欄子裏邊不願意哽叫，而牠必須哽叫，孩子喚母親的聲音，母親應該聽到，而她必不能聽到。

陳姑媽一推開房門，就被房門帶着跑出去了。她把門扇只推一個小縫就不能控制那房門了。

陳公公說：

「那又算什麼呢！不冒烟就不冒烟。攏火就用鐵大勺下麵片湯，連湯帶菜的，吃着又熱和。」

陳姑媽又說：

「柴火也沒抱進來，我只以爲這風不會越刮越大……抱一抱柴火不等進屋，從懷裏都被

吹跑啦……」

陳公公說：

「我來抱。」

陳姑媽又說：

「水缸的水也沒有了呀……」

陳公公說：

「我去挑，我去挑。」

討厭的大風要拉去陳公公的帽子，要拔去陳公公的鬍子。他從井沿挑到家裏的水，被大風吹去了一半，兩只水桶，每只剩了半桶水。

陳公公討厭的大風，並不像那次兒子跑了沒有回來的那次的那樣討厭。而今天最討厭大風的像是陳姑媽。所以當陳姑媽發現了大風把房脊抬起來了的時候，陳公公說：

「那算什麼……你看我的……」

他說着就蹬了房檐下醬缸的邊沿上了房。陳公公對大風十分有把握的樣子，他從房檐走

到房脊去是直着腰走。雖然中間被風壓迫着彎過幾次腰。

陳姑媽把磚頭或石塊傳給陳公公。他用石頭或磚頭壓着房脊上已經飛起來的草。他一邊壓着一邊罵着。鄉下人自言自語的習慣，陳公公也有！

「你早晚還不得走這條道嗎！你和我過不去，你偏要飛，飛吧！看你這幾根草我就制服不了你……你看着，你他媽的，我若讓你能夠從我手裏飛走一顆草刺也算你能耐。」

陳公公一直吵叫着，好像風越大，他的吵叫也越大。

住在前村賣豆腐的老李來了，因爲是頂着風，老李跑了滿身是汗。他喊着陳公公：

「你下來一會，我有點事，我告……告訴你。」

陳公公說：

「有什麼要緊的事，你等一等吧，你看我這房子的房脊，都給大風吹靡啦！若不是我手脚勤儉，這房子住不得，刮風也怕，下雨也怕。」

陳公公得意的在房頂上故意的遲延了一會。他還說着：

「你們先進屋去抽一袋烟……我就來，就來……」

賣豆腐的老李把嘴塞在袖口裏邊，大風大得連呼吸都困難了。他在袖口裏邊招呼着：

「這是要緊的事，陳大叔……陳大叔你快下來吧……」

「什麼要緊的事！還有房蓋被大風抬走了的事要緊……」

「陳大叔，你下來，我有一句話說……」

「你要說就那兒說吧！你總是火燒屁股似的……」

老李和陳姑媽走進屋去了。老李仍舊用袖口堵着嘴像在院子裏說話一樣。陳姑媽靠着炕沿聽着李二小子被日本人抓去啦……

「什麼！什麼是麼！是麼！」陳姑媽的黑眼珠向上翻着，要翻到眉毛裏去似的。

「我就是來告訴這事……修鐵道的抓了三百多……你們那孩子……」

「爲着啥事抓的？」

「弄翻了日本人的火車罷啦！」

陳公公一聽說兒子被抓去了，當天的夜裏就非向着西南大道上跑不可。那天的風是連夜刮着，前邊是黑滾滾的，後邊是黑滾滾的。遠處是黑滾滾的，近處是黑滾滾的。分不出頭上是天，脚

下是地。分不出東南西北。陳公公打開了小錢櫃，帶了所有兒子修鐵道賺來的錢。

就是這樣黑滾滾的夜，陳公公離開了他的家，離開了他管理的瓜田，離開了他的小草房，離開了陳姑媽他。向着西南大道向着兒子的方向，他向着連他自己也辯不清的遠方跑去，他好像發瘋了，他的鬍子，他的小襖，他的四耳帽子的耳朵，他都用手扯着它們。他好像一隻野獸，大風要撕裂了他，他也要撕裂了大風。陳公公在前邊跑着。陳姑媽在後邊喊着。「你回來吧！你回來吧！你沒有了兒子，你不能活。你也跑了，剩下我一個人我也怎麼活……」

大風浩浩蕩蕩的，把陳姑媽的話捲走了，好像捲着一根毛草一樣。不知捲向什麼的地方去了。

陳公公倒下來了。

第一次他倒下來，是倒在一棵大樹的旁邊。第二次倒下來是倒在什麼也沒存在的空空場場平平坦坦的地方。

現在是第三次，他實在不能再走了，他倒下了，倒在大道上。

他的膝蓋流着血，有幾處都擦破了皮肉，四耳帽子跑丟了。眼睛的周遭全是在翻花，全身都

在痙攣，抖擻。血液停止了。鼻子流着清冷的鼻涕。眼睛流着眼淚。兩腿轉着筋。他的小襖被樹枝撕破，褲子扯了半尺長一條大口子，塵土和風就都從這裏向裏灌，全身馬上僵冷了。他恨命的一喘氣，心窩一熱，便倒下去了。

等他重新爬起來，他仍舊向曠野裏跑去，他兇狂的呼喊着，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叫的是什麼。風在四周細綁着他，風在大道上毫無倦意的吹嘯，樹在搖擺，連根拔起來，摔在路旁，地平線在混沌裏完全消融，風便作了一切的主宰。

逃難

這火車可怎能上去？要帶東西是不可能，就單說人吧！也得從下邊用人抬。

何南生在抗戰之前做小學教員，他從南京逃難到陝西遇到一個朋友是做中學校長的，於是他就做了中學教員。做中學教員這回事先不提。就單說何南生這面貌，一看上去真使你替他發愁，兩個眼睛非常光亮而又時時在留神，凡是別人要看的東西，他卻躲避着，而別人不要看的東西，他卻偷着看，他還沒開口說話，他的嘴先向四邊裂着，幾幾乎把嘴裂成一個火柴盒形，那樣子使人疑心他吃了黃蓮。除了這之外，他的臉上還有點特別的地方，就是下眼瞼之下那兩塊豆腐塊樣突起的方形筋肉，無管他在說話的時候，在笑的時候，在發愁的時候，那兩塊筋肉永久不會運動，就連他最好的好朋友，不用說，就連他的太太吧！也從沒有看到他那兩塊磚頭似的筋肉運動過。

「這是幹什麼……這些人，我說：中國人若有出息眞他媽的……」

何南生一向反對中國人，就好像他自己不是中國人似的。抗戰之前反對得更厲害，抗戰之後稍稍好了一點，不過有時候仍舊來了他的老毛病。

什麼是他的老毛病呢？就是他本身將要發生點困難的事情，也許這事情不一定發生，只要他一想到關於他本身的一點不痛快的事，他就對全世界懷着不滿。好比他的襪子晚上脫的時候掉在地板上，差一點沒給耗子咬了一個洞，又好比臨走下講台的當兒，一脚踏在一隻粉筆頭上，粉筆頭一滾，好險沒有跌了一交。總之，危險的事情若沒有發生就過去了，他就越感到那危險得了不得，所以他的嘴上除掉常常說中國人怎樣怎樣之外，還有一句常說的就是：

「到那時候可怎麼辦哪……」

他一回頭，又看到了那塞滿着人的好像鴨籠似的火車。

「到那時候可怎麼辦哪？」現在他所說的到那時候可怎麼辦是指着到他們逃難的時候可怎麼辦。

何南生和他的太太送走了一個同事，還沒有離開站台，他就開始不滿意，他的眼睛離開那

火車第一眼看到他的太太，就覺得自己的太太胖得像笨猪，這在逃難的時候多麻煩。

「看吧，到那時候可怎麽辦！」他心裏想着「再胖點就是一輛火車都要裝不下啦！」可是他並沒有說。

他又想到，還有兩個孩子，還有一隻柳條箱，一隻猪皮箱，一個網籃，三床被子也得都帶着……網籃裏邊還能裝得下兩個白鐵鍋。到那裏還不是得燒飯呢！逃難，逃到那裏還不是得先吃飯呢！不用說逃難，就說抗戰吧，我看天天說抗戰的逃起難來比誰都來的快，而且帶着孩子老婆鍋盤瓢盆一大堆。

在路上他走在他太太的前邊，因爲他心裏一煩亂，就什麽也不願意看。他的脖子向前探着，兩個肩頭低落下來，兩隻胳臂就像用稻草做的似的，一路上連手指尖都沒有彈一下。若不是看到他的兩隻脚還在一前一後的移進着，眞要相信他是畫匠舖裏的紙彩人了。

這幾天來河南生就替他們的家庭憂着心，而憂心得最厲害的就是從他送走那個同事，那快要壓癱人的火車的印象總不能去掉。可是也難說，就是不逃難，不抗戰，什麽事也沒有的時候，他也總是胆戰心驚的。這一抗戰，他就覺得個人的幸福算完全不用希望了，他就開始做着倒霉

的準備。倒霉也要準備的嗎?讀者們可不要稀奇!現在何南生就要做給我們看了: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何南生從床上起來了,第一眼他看到的,就是牆上他已準備好的日曆。

「對的,是今天,今天是十五……」

一夜他沒有好睡,凡是他能夠想起的,他就一件一件的無管大事小事都把它想一遍,一直聽到了潼關的砲聲。

敵人佔了風陵渡,和我們隔河砲戰已經好幾天了,這砲聲夜裏就停息,天一亮就開始,本來這砲聲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何南生也不怕,雖然他教書的那個學校離潼關幾十里路,照理他應該害怕,可是因爲他的東西都通通整理好了,就要走了,還管他砲戰不砲戰呢!

他第二眼看到的就是他太太給他擺在枕頭旁邊的一隻襪子。

「這是幹什麼?這是逃難哪……不是上任去呀……你知道現在襪子多少錢一雙……」

他喊着他的太太:「快把舊襪子給我拿來!把這新襪子給我放起來。」

他把脚尖伸進拖鞋裏去,沒有看見說破襪子破到什麼程度,那露在後邊的脚跟,他太太一看到就咧起嘴來。

「你笑什麽，你笑！這有什麽好笑的……還不快給孩子穿衣裳，天不早啦……上火車比登天還難，那天你還沒看見。襪子破有什麽好笑的，你沒看到前線上的士兵呢！都光着脚。」這樣說，好像他看見了，其實他也沒看見。

十一點鐘還有他的一點鐘歷史課，他沒有去上，兩點鐘他要上車站。他吃午飯的時候，一會看看鐘，一會揩揩汗，心裏一着急，所以他就出汗。學生問他幾點鐘開車，他就說：

「六點一班車，八點還有一班車，我是預備六點的，現在的事難說，要早去，而況我是帶着他們……」他所說的「他們」是指的孩子，老婆和箱子。

因爲他是學生們組織的抗戰救國團的指導，臨走之前還得給學生們講幾句話，他講的什麽，他沒有準備，他一開頭就說，他說他三五天就回來，其實他是一去就不回來的。最後的一句說的是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其餘的他說，他與陝西共存亡，他絕不逃難。

何南生的一家，在五點二十分鐘的時候，算是全來到了車站：太太，孩子——一個男孩，一個女孩。——一個柳條箱，一個猪皮箱，一隻網籃，三個行李包。爲什麽行李包這樣多呢？因爲他把雨

傘，字紙簍，舊報紙都用一條被子裹着，算做一件行李；又把抗戰救國團所發的棉制服，還有一雙破棉鞋，又用一條被子包着，這又是一個行李；那第三個行李，一條被子，那裏邊包的東西可非常多：電燈泡，粉筆箱，羊毛刷子，掃床的掃帚，破搭布兩三塊，洋臘頭一大堆，算盤子一個，細鐵絲兩丈多，還有一團白線，還有肥皂盒蓋一個，剩下又都是舊報紙。

只舊報紙他就帶了五十多斤，他說：到那裏還不得燒飯呢？還不得吃呢？而點火還有比報紙再好的嗎？這逃難的時候，能儉省就儉省，肚子不餓就行了。

除掉這三個行李，網籃也最豐富，白鐵鍋，黑瓦罐，空餅乾盒子，掛西裝的弓形的木架，洗衣裳時掛衣裳的繩子，還有一個掉了半個邊的陝西土產的痰盂，還有一張小油布，是他那個兩歲的女孩夜裏舖在床上怕尿了褥子用的，還有兩個破洗臉盆，一個洗臉的。一個洗脚的。還有油鳥的筷子籠一個，切菜刀一把，筷子一大堆，吃飯的飯盌三十多個，切菜橔三個，切菜橔和飯盌是一個朋友走留給他的。他說：逃難的時候，東西只有越逃越少，是不會越逃越多的，若可能就多帶些個，沒有錯，丟了這個還有那個，就是扔也能夠多扔幾天呀！還有好幾條破褲子都在網籃的底上，這個他也有準備。

他太太在裝網籃的時候問他：

「這破褲子要它做什麼呢？」

他說「你看你，萬事沒有打算，若有到難民所去的那一天，這個不都是好的嗎？」

所以何南生這一家人，在他領導之下，五點二十分鐘才全體到了車站，差一點沒有趕不上火車——火車六點開。

何南生一邊流着汗珠一邊覺得這回可萬事齊全了，他的心上有八分快樂，他再也想不起什麼要拿而沒有拿的，因爲他已經跑回去三次，第一次取了一個花瓶，第二次又在燈頭上擰下一個燈傘來，第三次他又取了忘記在灶台上的半盒刀牌煙。

火車站離他家很近，他回頭看看那前些日子還是白的，爲着怕飛機昨天才染成灰色的小房。他點起一枝煙來，在站台上來回的噴着，反正就等火車來，就等這一上了。

「到那時候可怎麼辦哪！」照理他正該說這句話的時候。站台上不知堆了多少箱子，包裹，還有那麼一大批流着血的傷兵，還有那麼一大堆吵叫着的難民。這都是要上六點鐘開往西安的車。但何南生的習慣不是這樣，凡事一開頭，他最害怕，總之一開頭他就絕望，等到事情眞來了，

或是越來越近了，或是就在眼前，一到這時候，你看他就安閑得多。

火車就要來了，站台的大鐘已經五點四十一分。

他又把他所有的東西看了一遍，一共是大小六件，外加熱水瓶一個。

「實在沒有什麽東西忘記了吧！你再好好想想！」他問他的太太說。

他的女孩跌了一交，正在哭着，他太太就用手給那孩子抹着鼻涕：

「喲！我的小手帕忘下了呀！今天早晨洗的，就掛在院心的繩子上。我想着想着，說可別忘了，可是到底忘了，我覺得還有點什麽東西，有點什麽東西可就想不起來。」

何南生早就離開太太往回跑了。

「怎麽能夠丟呢？你知道現在的手帕多少錢一條？」他就用那手揩着臉上的汗，「這逃難的時候，我沒說過嗎！東西少了可得節約，添不起。」

他喘喘上一口氣來，他用手一摸口袋；早晨那雙沒有捨得穿的新襪子又沒有了。

「這是丟在什麽地方啦？他媽的……火車就要到啦……三四毛錢，又算白扔啦！」

火車誤了點，六點五分鐘還沒到，他就趁這機會又跑回去一趟，襪子果然找到了，托在他的

掌心上，他正在研究着襪子上的花紋，他聽他的太太說：

「你的眼鏡呀……」

可不是，他一摸眼睛又沒有了，本來他也不近視，也許爲了好看，他戴眼鏡。

他正想回去找眼鏡，這時候，火車到了。

他提起箱子來，向車門奔去，他擠了半天沒有擠進去，他看別人都比他來的快，也許別人的東西輕些，自己不是最先奔到車門口的嗎？怎麼不上去，却讓別人上去了呢？大概過了十分鐘他的箱子和他仍舊站在車箱外邊。

「中國人眞他媽的……眞是天生中國人！」他的帽子被擠下去時，他這樣罵着。

火車開出去好遠了，何南生的全家仍舊完完全全地留在站台上。

「他媽的，中國人要逃不要命，還抗戰呢！不如說逃戰吧！」他說完了「逃戰」還四邊看一看，這車站上是否有自己的學生或熟人，他一看沒有，于是又抖着他那被撕裂的長衫「這還行，還還沒有見個敵人的影，就嚇靡魂啦！要擠死啦！好像屁股後邊有大砲轟着。」

八點鐘的那次開往西安的列車進站了，何南生又牽領着他的全家向車箱衝去，女人叫着，

孩子哭着，箱子和網籃又擠得吱咯的亂響。何甯生恍恍忽忽地覺得自己是跌倒了，等他站起來，他的鼻子早就流了不少的血，血染着長衫的前胸。他太太報告說他們只有一隻猪皮箱子在人們的頭頂上被擠進了車箱去。

「那裏裝的都是什麼東西？」他着急所以連那猪皮箱子裝的什麼東西都弄不清了。

「你還不知道嗎？不都是你的衣裳？你的西裝……」

他一聽這個還了得！他就問着他太太所指的那個車箱奔去，火車就開了，起初開得很慢，他還跟着跑，他還招呼着，而後只得安然的退下來。

他的全家仍舊留在站台上，和別的那些沒有上得車的人們留在一起。只是他的猪皮箱子自己跑上火車去走了。

「走不了，走不了，誰讓你帶這些破東西呢？我看……」太太說。

「不帶，不帶，什麼也不帶……到那時候可怎麼辦哪！」

「讓你帶吧！我看你現在還帶什麼！」

猪皮箱不跟着主人而自己跑了，飽滿的網籃在枕木旁邊裂着肚子，小白鐵鍋癟得非常可

憐，若不是它的主人，就不能認識它了。而那個黑瓦罐竟碎成一片一片的。三個行李只剩下一個完整的，他們的兩個孩子正坐在那上面休息。其餘的一個行李不見了，另一個被撕裂了，那些舊報紙在站台上飛，柳條箱也不見了，記不清是別人給拿去了還是他們自己抬上車去了。

等到第三次開往西安的車，何南生的全家總算全上去了。到了西安一下火車先到他們的朋友家。

「你們來了呵！都很好！車上沒有擠着？」

「沒有，沒有，就是丟點東西……還好，還好，人總算平安。」何南生的下眼瞼之下的那兩塊不會運動的筋肉，仍舊沒有運動。

「到那時候……」他又想要說到那時候可怎麼辦，沒有說，他想算了吧！抗戰勝利之前，什麼能是自己的呢？抗戰勝利之後什麼不都有了嗎？

何南生平靜的把那一路上抱來的熱水瓶放在了桌子上。

山下

清早起，嘉陵江邊上的風是涼爽的，帶着甜味的朝陽的光輝涼爽得可以摸到的微黃的紙片似的，混着朝露向這個四圍都是山而中間這三個小鎮蒙下來。

從重慶來的汽船，五顏六色的，好像一隻大的花花綠綠的飽滿的包裹，慢慢吞吞的從水上就擁來了。林姑娘看到，其實她不用看，她一聽到那嗞嗞嗞嚮聲，就喊着她母親：「奶媽，洋船來啦……」她拍着手，她的微笑是甜蜜的，充滿着溫暖和愛撫。

她是從母親旁邊單獨的接受着母親整個所有的愛而長起來的，她沒有姐妹或兄弟，只有一個哥哥，是從別處討來的，所以不算是兄弟，她的父親整年不在家，就是順着這條江坐木船下去，多半天工夫可以到的那麽遠的一個鎮上去做窰工。林姑娘偶然在過節或過年看到父親回來，還帶羞的和見到生人似的，躲到一邊去，母親嘴裏的呼喚，從來不呼喚另外的名字，一開口就

是林姑娘，再一開口又是林姑娘。母親的左腿，在兒時受了毛病的，所以她走起路來，永遠要用一隻手托着膝蓋。那怕她洗了衣裳，要想曬在竹杆上，也要喊林姑娘。因爲母親雖然有兩隻手，其實就和一隻手一樣。一隻手雖然把竹杆子舉到房檐那麽高，但結在房檐上的那個棕繩的圈套，若不再用一隻手拿住它，那就大半天工夫套不進去。等林姑娘一跑到跟前，那一長串衣裳，立刻在房檐下曬着太陽了。母親燒柴時是坐在一個一尺高的小板櫈上，因爲是坐着，她的左腿任意可以不必管它，所以她這時候是兩隻手了，左手拿柴，右手拿着火剪子，她烤的通紅的臉。小女孩用不到幫她的忙就到門前去看那從重慶開來的汽船。

那船洸重得可怕了，歪歪着走，機器啌隆啌隆的響，而且船尾巴上冒着那麽黑的烟。

「奶媽，洋船來啦。」

她站在門口喊着她的母親，她甜蜜的對着那汽船微笑。她拍着手，她想要往前跑幾步。可是母親在這時候又在喊着林姑娘。

鍋裏的水已經燒得翻滾了，母親招呼她把那盛着麥粉的小泥盆遞給她。其實母親並不是絕對不能用一隻手把那小盆拿到鍋臺上去，因爲林姑娘是非常乖的孩子，母親愛她，她也愛母

親。是凡母親招呼她時，她沒有不聽從的。雖然她沒能詳細的看一看那汽船，她仍是滿臉帶着笑容。把小泥盆交到母親手裏，她還問母親。

「要不要別個啦，還要啥子呀？」

那洋船也沒有什麼好看的，從城中大轟炸時起，天天還不是把洋船載得滿滿的，和胖得翻不過身來的小豬似的載了一個多月。開初那是多麼驚人呀，就連跌腿的媽媽，有時也左手按着那脫了筋的膝蓋，右手抓着女兒的肩膀，也一拐一拐的往江邊上跑。跑着去看那聽說是完全載着下江人的汽船。

傳說那下江人（四川以東的，他們皆謂之下江）和他們不同，吃得好，穿得好，錢多得很。包裹和行李就更多，因此這船纔擠得風雨不透。又聽說下江人到那裏，先把房子刷上石灰，黑洞洞的屋子，他們說他們一天也不能住，若是有用人，無緣無故的，就價錢，三角五角的。一塊八角的，都不算什麼。聽說就隔着一道江的對面……也不是有一個姓什麼的，今天給那僱來的婆婆兩角錢，說讓她買一個草帽兒戴；明天又給一吊錢，說讓她買一雙草鞋，下雨天好穿。下江人，這就是下江人哪……站在江邊上的，無管誰，林姑娘的媽媽，或是林姑娘的隣居，若一看到汽船來，就都一

邊指着一邊兒喊着。

清早起林姑娘提着籃子，赤着脚走在江邊清涼的沙灘上。洋船在這麼早，一隻也不會來的，就連過河的板船也沒有幾隻。推船的孩子睡在船板上，睡得那麼香甜，還把兩隻手從頭頂伸出垂到船外邊去，那手像要在水裏抓點什麼似的。而那每天在水裏洗得很乾淨的小脚，只在脚掌上染着點沙土，那脚在夢中偶爾擦着船板一兩下。

過河的人很稀少，好久好久沒有一個，板船是左等也不開。右等也不開。有的人看着另外的一隻也上了客人，他就跳到那隻船上，他以為那隻船或者會先開，誰知這樣一來，兩隻船就都不能開了。兩隻船都弄得人數不夠。撑船的人看看老遠的江堤上走下一個人來，他們對着那人大聲的喊起：

「過河……過河」

同時每個船客也都把眼睛放在江堤上。

林姑娘就在這冷清的早晨，不是到河上來擔水，就是到河上來洗衣裳。她把要洗的衣裳從提兜裏取出來，攤在清清涼涼的透明的水裏，江水冰涼的帶着甜味舐着林姑娘的小黑手。她的

衣裳鼓漲得魚胞似的浮在她的手邊，她把兩隻脚也放在水裏，她尋着一塊很乾淨的石頭坐在下面。這江平得沒有一個波浪，林姑娘一低頭，水裏還有一個林姑娘。

這江靜得除了推船的人喊着過河的聲音，就連對岸這三個市鎮中最大的一個也還在睡覺呢。

打鐵的聲音沒有，修房子的聲音沒有，或者一四七趕場的鬧嚷嚷的聲音，一切都聽不到。在那江對面的大沙灘坡上，一漫平的是沙灰色，乾淨得連一個黑點或一個白點都不存在。偶爾發現那沙灘上走着一個人，那就只和小螞蟻似的渺小得十分可憐了。

好像翻過這四圍的無論那一個山去，也不見得會有人家似的，又像除了這三個小鎮，而世界也沒有什麼別的東西了。

這條江經過這三鎮，是從西往東流，看起來沒有多遠，好像十丈八丈之外（其實是四五里路之外）這江就轉彎了。

林姑娘住的這東陽鎮在三個鎮中最沒有名氣，是和××鎮對面，和×××鎮站在一條線上。

這江轉彎的地方黑虎虎的是兩個山的峽縫。

林姑娘順着這江，看一看上游，又看一看下游，又低頭去洗她的衣裳。她洗衣裳時不用肥皂，也不用四川土產的皂莢。她就和玩似的把衣裳放在水裏而後用手牽着一個角，彷彿在牽着一條活的東西似的，從左邊游到右邊，又從右邊游到左邊，母親選了頂容易洗的東西纔叫她到河邊來洗，所以她很悠閑。她有意把衣裳按到水底去，滿衣都擦滿了黃寧寧的沙子，她覺得這很好玩，這多有意思呵，她又微笑着趕快把那沙子洗掉了，她又把手伸到水底去，抓起一把沙子來，丟到水皮上，水上立刻起了不少的圓圈，這小圓圈一個壓着一個，彼此互相的亂七八糟的切着，很快就都抖擻着破壞了，水面又歸於原來那樣平靜。她又抬起頭來向上游看看，向下游看看。

下游江水就在兩山夾縫中轉彎了，而上游比較開廠，白亮亮的，一看看到很遠。但是就在她的旁邊有一串橫在江中好像大橋似的大石頭，水流到這石頭旁邊，就翻江似的攪混着。在漲水時江水一流到此地就哇哇地響叫。因為是落了水了，那石頭記的水上標尺的記號，一個白圈一個白圈的，從石頭的頂高處排到水裏去，在高處的白圈白得十分漂亮，在低處的，常常受着江水的洗淹，發灰了，看不清了。

林姑娘要回去了，那筐子比提來時重了好幾倍，所以她歪着身子走，她的髮辮的梢頭，一搖一搖的，跟她的筐子總是一個方向，她走過那塊大石板石，筐子裏衣裳流下來的水，滴了不少水點在大石板上。石板的石縫裏是前兩天漲水帶來的小白魚，已經死在石縫當中了，她放了筐子，伸手去觸它，看看是死了的，拿起筐子來她又走了。

她已走上江堤去了，而那大石板上仍舊留着林姑娘長形提筐的印子，可見清早的風是多麽涼快，竟連個小印一時也吹掃不去。

林姑娘的脚掌，踏着冰涼的沙子走上高坡了。經過小鎮上的一段石板路，經過江岸邊一段包穀林。太陽仍舊稀薄的微弱的向這山中的小鎮照着。

林姑娘離家門很遠便喊着：

「奶媽，曬衣裳啦。」

奶媽一拐一跌的站到門口等着她。

隔壁王家那丫頭比林姑娘高，比林姑娘大兩三歲，她招呼着她，她說她要下河去洗被單，請林姑娘陪着她一道去。她問了奶媽一聲，就跟着一道又走了。這回是那王丫頭領頭跑得飛快，一

邊跑，一邊笑，致使林姑娘的母親問她給下江人洗被單好多錢一張，她都沒有聽到。

河邊上有一隻板船正要下水，不少的人在推着呼喊着；而那隻船在一陣大喊之後，向前走了一點點，等一接近着水。人們一陣狂喊：船就滑下水去了，連看熱鬧的人也都歡喜的說：

「下水了，下水了。」

林姑娘她們正走在河邊上，她們也拍着手笑了。她們飛跑起來，沿着那前幾天纔退了水被水洗刼出來的大崖坡跑去了。一邊跑着一邊模仿着船夫用寬宏的嗓子喊起：

「過河……過河……」

王丫頭彎了腰，檢了個圓石子，拋到河心去，林姑娘也同樣拋了一個。

林姑娘悠閑的快活的，無所掛礙的在江邊上用沙子洗着脚，用淡金色的陽光洗着頭髮。呼吸着含着露珠的新鮮的空氣。遠山藍綠藍綠的躺着。近處的山帶着微黃的綠色，可以看得出那一塊是種的田，那一堆長的黃桷樹。

等林姑娘回到家裏母親早在鍋裏煮好了麥粑，在等着她。

林姑娘和她母親的生活，安閑平靜簡單。

麥粑是用整個的麥子連皮也不去磨成粉，用水攪一攪，就放在開水的鍋裏來煮，不用胡椒，花椒，也不用葱，也不用薑，不用豬油或菜油，連鹽也不用。

林姑娘端起盌來吃了一口，吃到一種甜絲絲的香味。母親說：

「你吃飽吧，盆裏還有呢！」

母親拿了一個帶着缺口的藍花盌，放在竈邊上，一隻手按住左腿的膝蓋，一隻手拿了那已經用了好幾年的掉了尾巴的木瓢兒爲她自己裝了一盌。她的腿拐拉拐拉的向床邊走，那手上的麥粑湯順着藍花盌的缺口往下滴溜着。她剛一挨到炕沿，就告訴林姑娘。

「昨天兒王丫頭，一個下半天兒就割了朧多（那樣多）柴，那山上不曉得好多呀！等一下吃了飯啦，你也背着背兜去喊王丫頭一道……」

她們的燒柴就燒山上的野草，買起來一吊錢二十五把，一個月燒兩角錢的柴，可是兩角錢也不能燒，都是林姑娘到山上去自己採，母親把它在門前曬乾，打好了把子藏在屋裏。她們住的是一個沒有窗子，下雨天就滴水的六尺寬一丈長的黑屋子。三塊錢一年的房租，沿着壁根有一串串的老鼠的洞，地土是黑黏的，房頂露着藍天不知多少處。從親戚那裏借來一個大盌櫥，這隻

盤櫥老得不堪再老了，橫格了，豎架子通通掉落了，但是過去這盤櫥一看就是個很結實的。現在只在櫃的底層擺着一個盛水盆子，林姑娘的母親連水缸也沒有買，水盆上也沒有蓋兒，任意着蟲子或是蜘蛛在上邊亂爬，想用水時必得先用指甲把浮在水上淹死的小蟲挑出去。

當隣居說布匹貴得怎樣厲害，買不得了，林姑娘的母親也說，她就因爲鹽把貴，也沒有買鹽把。

但這都是十天以前的事了，現在林姑娘晚飯和中飯，都吃的是白米飯，肉絲炒雜菜，鷄絲莼豆湯，雖然還有幾樣不認識的，但那滋味是特別香。已經有好幾天了，那跌脚的母親也沒在竈口燒一根柴火了，自己什麼也沒浪費過，完全是現成的。這是多麼幸福的生活，林姑娘和母親不但沒有吃過這樣的飯，就連見也不常見過。不但林姑娘和母親是這樣，就連隣居們也沒看見過這樣經常吃着的繁華的飯。所以都非常驚奇。

劉二妹一早起來，毛着頭就跑過來問長問短，劉二妹的母親拿起飯勺子來就在林姑娘剛剛端過來的稀飯上攪了兩下，好像要查看一下林姑娘吃的稀飯是不是那米裏還夾着沙子似的。午飯王丫頭的祖母也過來了，林姑娘的母親很客氣的讓着他們，請他們吃點，反正娘兒兩個

也吃不了的。說着她就把菜盌鋼出來一個，就用盌插進飯盆裝了一盌飯來，就往王太婆的懷裏推。王太婆起初還不肯吃，過了半天纔把盌接過來，她點着頭，她又搖着頭。她老得連眼眉都白了。她說：「要得麽！」

王丫頭也在林姑娘這邊吃過飯。有的時候，飯剩下來，林姑娘就端着飯送給王丫頭去。中飯吃不完，晚飯又來了，晚飯剩了一大盌在那裏，早飯又來了。這些飯，過夜就酸了，雖然酸了，開初幾天，母親還是可惜，也就把酸飯吃下去了。林姑娘和她的母親都是不常見到米粒的，大半的日子，都是吃麥粑。

林姑娘到河邊也不是從前那樣悠閒的樣子了，她慌慌張張的，脚步走得比從前快，水桶時時有水翻撒出來。王丫頭在半路上喊她，她簡直不願意搭理她了。王丫頭在門口買了兩個小鴨，她喊着讓林姑娘來看，林姑娘也沒有來。林姑娘並不是幫了下江人就傲慢了，誰也不理了。其實她覺得她自己實在是忙得很。本來那下江人並沒有許多事情好作，只是掃一掃地，偶爾讓她到東陽鎮上去買一點如火柴，燈油之類，再就是每天到那小鎮上去取三次飯。因爲是在飯館裏邊包的伙食。再就是把要洗的衣裳拿給她奶媽洗了再送回來，再就是把餘下的飯端到家裏去。

但是過了兩個鐘點，她就自動的來問問，

「有事沒有？沒有事我囘去啦。」

這生活雖然是幸福的，剛一開初還覺得不十分固定，好像不這麽生活，仍囘到原來的生活也是一樣的。母親一天到晚連一根柴也不燒，還覺得沒有依靠，總覺得有些寂寞，到晚上她總是攏起火來，燒一點開水，一方面也讓林姑娘洗一洗脚，一方面也留下一點開水來喝，有的時候，她覺多餘的把端囘來的飯菜又都重熱一遍，夏天爲什麽必得吃滾熱的飯呢？就是因爲生活忽然想也想不到的就單純起來，使她反而起了一種沒有依靠的感覺。

這生活一直過了半個月，林姑娘的母親纔算熟習下來。

可是在林姑娘，這時候，已經開始有點驕傲了。她在一羣小同伴之中，只有她一個月可以拿到四塊錢。連母親也是吃她的飯。而那一羣孩子，飛三小，李二牛，劉二妹……還不仍舊去到山上打柴去，就連那王丫頭，已經十五歲了，也不過只給下江人洗一洗衣裳，一個月還不到一塊錢。還沒有飯吃。

因此林姑娘受了大家的忌妒了。

她發了瘧疾不能下河去擔水，想找王丫頭替她擔一擔。王丫頭卻堅決的站在房檐底下，鼓着嘴無論如何她不肯。

王丫頭白眼眉的祖母，從房檐頭取下曬衣服的桿子來嚇着要打她。可是倒底她不擔，她扯起衣襟來，抬起她的大脚就跑了。那白頭髮的老太婆急得不得了，回到屋裏跟她的兒媳婦說：

「隴格多的飯，你沒吃到！二天林婆婆送過飯來，你不張嘴吃嗎？」

王丫頭順着包穀林跑下去了，一邊跑着還一邊回頭張着嘴大笑。

林姑娘睡在帳子裏邊，正是冷得發抖，牙齒碰着牙齒，她喊她的奶媽，奶媽沒有聽到，只看着那連跑帶笑的王丫頭，她感到點羞，於是也就按着那拐腿的膝蓋，走回屋來了。

林姑娘這一病，病了五六天。她自己躺在床上十分上火。

他的媽媽東家去找藥，西家去問藥方。她的熱度一來時，她就在床上翻滾着，她幾乎是發昏了。

但奶媽一從外邊回來，她第一聲告訴她奶媽的就是：

「奶媽，你到先生家裏去看看……是不是喊我？」

奶媽坐在她旁邊，拿起她的手來。

「林姑娘，隴格熱喲，你喝口水，把這藥吃到，吃到就好啦！」

林姑娘把藥盌推開了。母親又端到她嘴上，能就把藥推撒了。

「奶媽，你去看看先生來，先生喊我不喊我。」

林姑娘比母親更像個大人了。

而母親只有這一次對於瘧疾非常忌恨，從前她總是說，打敗子，打敗子，那個娃兒不打敗子呢？這不算好大事。所以林姑娘一發熱發冷，母親就說，打敗子是這樣的，說完了她再不說別的了。並不說這孩子多麼可憐哪，或是體貼的在她旁邊多坐一會。冷和熱都是當然的。林姑娘有時一邊喊着奶媽一邊哭。母親聽了也並不十分感動。她覺得奶媽有什麼辦法呢？但是這一次病，與以前許多次，或是幾十次都不同了。母親忌恨這瘧疾比忌恨別的一切的病都甚，她有一個觀念，她覺得非把這頑強東西給掃除不可，怎樣能呢，一點點年紀就發這個病，可得發到什麼時候爲止呢？發了這病人是多麼受罪呵！這種折磨使娃兒多麼可憐。

小唇兒燒得發黑，兩個眼睛燒得通紅，小手滾燙滾燙的。

母親試想用她的兩臂救助這可憐的娃兒，她東邊去找藥，西邊去找偏方。她流着汗。她的腿

開初感到沈重，到後來就痛起來了，並且在膝蓋那早年跌轉了筋的地方，又開始發炎，這腿三十來年就總是這樣，一累了就發炎的，一發炎就用紅花之類混着白酒塗在腿上，可是這次她不去塗它。

她把女兒的價值抬高了，高到高過了一切，只不過下意識的把自己的腿不當做怎樣值錢了。無形中母親把林姑娘看成是最優秀的孩子了，是最不可損害的了。所以當她到別人家去討藥時，人家若一問她誰吃呢？她就站在人家的門口，她開始詳細的解說。是她的娃兒害了病，打敗子，打得多可憐，嘴都燒黑了呢，眼睛都燒紅了呢？

她一點也不提是因爲她女兒給下江人幫了工，怕是生病人家辭退了她。但在她的夢中，她夢到過兩次，都是那下江人辭了她的女兒了。

母親早晨一醒來，更着急了。於是又出去找藥，又要隨時到那下江人的門口去看。

那糊着白紗的窗子，從外邊往裏看。是什麼也看不見，她想要敲一敲門，不知爲什麼又不敢動手，想要喊一聲，又怕驚動了人家，於是她把眼睛觸到那紗窗上，她企圖從那細密的紗縫中間看到裏邊的人是睡了還是醒着，若是醒着，她就敲門進去，若睡着，好轉身回來。

她把兩隻手按着窗紗，眼睛黑洞洞的塞在手掌中間，她還沒能看到裏邊，可是裏邊先看到她了，裏邊立刻喊着：

「幹什麽的，去……」

這突然的襲來，把她嚇得一閃就閃開了。

主人一看還是她，問她：

「林姑娘好了沒有……」

聽到這裏她知道這算完了，一定要辭她的女兒了。她沒有細聽下去，她就趕忙說：

「是……是隴格的，……好了點啦，先生們要喊她，下半天就來啦……」

過了一會她纔明白了，先先說的是若沒有好，想要向××學校的醫藥處去弄兩粒金鷄納霜來。

於是她開顏的笑了：

「還不好，人燒得滚燙，那個鷄納霜，前次去找了兩顆，吃到就斷到啦。先生去找，謝謝先生。」

她臨去時還說，人還不好，人還不好的……

等走在小薄荷田裏，她才後悔方纔不該把病得那樣厲害也說出來。可是不說又怕先生不給找那個金鷄納霜來。她煩惱了一陣，又一想，說了也就算了。

她一抬頭，看見了王丫頭飛着大脚從屋裏跑出來，那粗壯的手臂腿子，她看了十分羨慕，林姑娘若也像王丫頭似的，就這麼說吧，王丫頭就是自己的女兒吧……那麼一個月四塊，說不定五六塊洋錢好賺到手哩。……

王丫頭在她感覺上起了一種親切的情緒，眞像看到了自己的女兒似的，她想喊她一聲。但前天求她擔水她不擔那帶着侮辱的狂笑，她立刻記起了。

於是她沒有喊她。就在薄荷田中，她拐拉拐拉的向她自己的房子走去了。

林姑娘病了十天就好了，這次發瘧疾給她的焦急超過所有她生病的苦楚。但一好了，那特有的，新鮮的感覺也是每次生病所領料不到的，她看到什麼都是新鮮的。竹林裏的竹子，山上的野草，還有包穀林裏那剛剛冒纓的包裹，那纓穗有的淡黃色，有的微紅，一大座粗亮的絲線似的，一個個的獨立的捲捲着。林姑娘用手指尖去摸一摸它，用嘴向着它吹了一口氣，他看見了她的小朋友，她就甜蜜蜜的微笑，好像她心裏頭有不知多少的快樂，這快樂是祕密的，並不說出來，只

有在嘴角的微笑裏可以體會得到。她覺得走起路來，連自己的腿也有無限的輕捷，她的女主人給她買了一個大草帽，還說過二天買一件麻布衣料給她。

她天天來回的跑着，從她家到她主人的家，只半里路的一半那麽遠。這距離的中間種着薄荷田，在她跑來跑去時，他無意的用脚尖踢着薄荷葉，偶爾也彎下腰來，扯下一枚薄荷葉咬在嘴裏。薄荷的氣味，小孩子是不大喜歡的，她趕快吐了出來。可是風一吹，嘴裏仍舊冒着涼風。她的小朋友們開初對她都懷着敵意。到後來看看她是不可動搖的了，於是也就上趕着和她談話。說那下江人，就是林姑娘的主人穿的是什麽花條子衣服。那衣服林姑娘也沒有見過，也叫不上名來。那是什麽料子？也不是綢子的，也不是緞子的，當然一定也不是布的。

她們談着談着沒有結果的紛爭了起來。最後還是別個讓了林姑娘，別人一聲不響的讓林姑娘自己說。

開初那王丫頭每天早晨和林姑娘吵架，天剛一亮，林姑娘從先生那裏擀地回來，她們兩個就在門前連吵帶駡的，結果大半都是林姑娘哭着跑進屋去。而現在這不同了，王丫頭走到那下江人門口，正碰到林姑娘在那裏洗着那麽白白的茶盃。她就問她：

「林姑娘，你的……你先生買給你的草帽怎麼不戴起？」

林姑娘說：

「我不戴，我留着趕場戴。」

王丫頭一看她脚上穿的新草鞋，她又問她：

「新草鞋，也是你先生買給你的嗎？」

「不是，」林姑娘鼓着嘴，全然否認的樣子，「不是，是先生給錢我自己去買的。」

林姑娘一邊說着還一邊得意的歪着嘴。

王丫頭寂寞的繞了一個圈就走開了。

別的孩子也常常跟在後邊了，有時竟幫起她的忙來，幫她下河去抬水，抬回來還幫她把主人的水缸洗得乾乾淨淨的，但林姑娘有時還多少加一點批判，她說：

「這樣怎可以呢？也不揩淨，這沙泥多髒。」她拿起揩布來，自己親手把缸底揩了一遍。

林姑娘會講下江話了，東西打「亂」了，她隨着下江人說打「破」了，她母親給她梳頭時，拉着她的小辮髮就說：

「林姑娘，有多乖，她懂得隴多下江話哩。」

隣居對她也都慢慢尊敬起來了，把她看成所有孩子中的模範。

她母親也不像從前那樣隨時隨地喊她做這樣做那樣，母親喊她擔水來洗衣裳，她說：

「我沒得空，等一下下吧。」

她看看她先生家沒有燈盌，她就把燈盌答應送給他先生了，沒有通過她母親。

嚴嚴乎她家裏，她就是小主人了。

母親坐在那裏不用動，就可以吃三餐飯。她去趕場，很多東西從前沒有留心過，而現在都看在眼睛裏了，同時也問了問價目。

下個月林姑娘的四塊錢工錢，一定要給她做一件白短衫，林姑娘好幾年就沒有做一件衣裳了。

她一打聽，實在貴，去年六分錢一尺的布，一張嘴就要一角七分。

她又問一下那大紅的頭繩好多錢一尺。

林姑娘的頭繩也實在舊了。但聽那價錢，也沒有買。她想下個月就都一齊買算了。

四塊洋錢，給林姑娘花一塊洋錢買東西，還剩三塊呢。

那一天她趕場，雖然覺着沒有花錢，也已經花了兩三角，她買了點敬神的香紙，她說她好幾年都因爲手裏緊沒有買香敬神了。

到家裏，艾婆婆，王婆婆都走過來看的。並且說她的姑兒會賺錢了，做奶媽的該享福了。林姑娘的母親還好像害羞了似的，其實她受人家的讚美，心裏邊感到十分慰安哩！

總之林姑娘的家常生活，沒有幾天就都變了，在隣居們之中，她高貴了不知多少倍。洗衣裳不用皂莢了，就拿先生們洗衣裳的白洋鹹來洗了。桃子或是玉米時常吃着，都是先生給她的。皮蛋，鹽鴨蛋，花生米每天早晨吃稀飯時都有，中飯和晚飯有時那菜連動也沒有動過，就整盤的端過來了。方塊肉，炸排骨，肉絲炒雜菜，肉片炒木耳，鷄塊山芋湯。這些東西經常吃了起來。而且飯一剩得少，先生們就給她錢，讓她去買東西去吃。

這錢算起來，不到幾天也有半塊多了。趕場她母親花了兩三角，就是這個錢。

還沒等到第二次趕場，人家就把林姑娘的工錢減了。這個母親和她都想也想不到。

那下江人家裏，不到飯館去包飯了，自己在家請了個廚子，因爲用不到林姑娘到鎮上去取

飯，就把她的工錢從四元減到二元。

林婆婆一回到家裏，艾婆婆，王婆婆，劉婆婆，都說這怎麼可以呢？下江人都非常老實的，從下邊來的，都是帶着錢來的，逃難來，沒有錢行嗎？不多要兩塊，不是傻子嗎。看人家吃的是什麼，穿的是什麼。每天大洋錢就和紙片似的往外飄。她們告訴林婆婆爲什麼眼看着四塊錢跑了呢？這可是混亂的年頭，千載也遇不到的機會，就是要他五塊，他不也得給嗎？不看他剛搬來那兩天沒有水吃，五分錢一擔，王丫頭不擔，八分錢還不擔，非要一角錢不可，他沒有法子，也就得給一角錢。下江人，他逃難到這裏，他啥錢不得花呢。

林姑娘纔十一歲的娃兒，會做啥事情，她還能賺到兩塊錢。若不是這混亂的年頭，還不是在家裏天天吃她奶媽的飯嗎？城裏大轟炸，日本飛機天天來，就是官廳不也發下告示來說疏散人口。城裏只準搬出不準搬入。

王婆婆指點着一個從前邊過去的滑竿（轎子）：

「你不看到嗎？林婆婆，那不是下江人帶着眼鏡抬着東西不斷的往東陽鎮搬嗎，下江人穿的衣裳，多白，多乾淨……多用幾個洋錢算個什麼。」

說着說着，嘉陵江裏那花花綠綠的汽船也來了，小汽船那麼飽滿，幾幾乎喘不出氣來，在江心𠾼𠾼𠾼的響，而不見向前走。載的東西太多，歪斜的掙扎的，因此那聲音特別大，很像發了警報之後日本飛機在頭上飛似的。

王丫頭喊林姑娘去看洋船，林姑娘聽了給她減了工錢心裏不樂，那裏肯去。

王丫頭拉起劉二妹就跑了。王婆婆也拿着她的大芭蕉扇一撲一撲的一邊跟艾婆婆交談些什麼喂雞喂鴨的幾句家常事也就走進屋去了。

只有林姑娘和她的奶媽仍坐在石頭上，坐了半天半天工夫，林姑娘纔跑進去拿了一穗包穀啃着，她問奶媽吃不吃。

奶媽本想也吃一穗。立刻心裏一攪劃，也就不吃了。她想：是不是要向那下江人去說，非四塊錢不可。

林姑娘的母親是個很老實的鄉下人，經艾婆婆和王婆婆的勸誘，她覺得也有點道理。四塊錢一個月到冬天還好給林姑娘做起大棉袍來，棉花一塊錢一斤，一斤棉花，做一個厚點的。丈二青藍布，一尺一角四，丈二是好多錢哩……她自己算了一會可沒有算明白。但她只覺得棉花這

一打仗，窮人就買不起了，前年棉花是兩角五，去年夏天是六角，冬天是九角，臘月天就漲到一塊一。今年若買，就早點買，夏天買棉花便宜些……

林姑娘把包穀在尖尖上折了一段遞在母親手裏，母親還嚇了一跳，因爲她正想這事情倒底怎麼解決呢！若林姑娘的爸爸在家，也好出個主意。所以那包穀咬在嘴裏並不知道是什麼味道就下去了。

母親的心緒很煩亂，想要洗衣裳，懶得動，想把那件破夾襖拿來縫一縫，又懶得動……吃完了包穀，把包穀棒子遠遠的抛出去之後，還在石頭上呆坐了半天，纔叫林姑娘把她的針線給拿過來。可是對着針線懶洋洋的，十分不想動手，她呆呆的往遠處看着，不知看的什麼，林姑娘說：「奶媽你不洗衣裳嗎？我去擔水。」

奶媽點一點頭，說：「是那個樣的。」

林姑娘的小水桶穿過了包穀林下河去了，母親還呆呆的在那裏想。不一會那小水桶就回來了，遠看那小桶好像兩個小圓胖胖的小鼓似的。

母親還是坐在石頭上想得發呆。

就是這一夜，母親一夜沒有睡覺，第二天早晨一起來，兩個眼眶子就發黑了。她想兩塊錢就兩塊錢吧。一個小女兒又不會什麼事情，娘兒兩個吃人家的飯，若不是先生們好，怎能洗洗衣裳就白白的給兩個人白飯吃吃呢，兩塊錢還不是白得的嗎？還去要什麼錢。

林婆婆是鄉下老實人，她覺得她難以開口了；她自己果斷的想把這事情放下去。她拿起瓦盆來，倒一點水自己洗洗臉。洗了臉之後，他想緊接着就要洗衣裳，強烈的生活的欲望和工作的喜悅又在鼓動着她了，於是她一跛一拐的更加嚴厲的內心批判着昨天想去再要兩塊錢的不應該。

她把林姑娘喚起來，起來下河去擔水。

這女孩正睡得香甜，糊裏糊塗的睜開眼睛，用很大的眼珠子看住她的母親，他說：

「奶媽，先生叫我嗎？」

那孩子在夢裏覺得有人推她，有人喊她，但她就算醒不來。後來她聽是先生喊她了，她一翻身起來了。

母親說：

「先生沒喊你。你去擔水，擔水洗衣裳。」

她擔了水來，太陽還出來不很高。這天林姑娘起得又是特別早，隣居們都還一點聲音沒有的睡着。林姑娘擔了第二擔水來，王婆婆她們纔起來。她們一起來看到林姑娘在那裏洗衣裳了，她們就說：

「林婆婆，隔格早洗衣裳，先生們給你好多錢！給八塊洋錢嗎？」

林婆婆剛剛忘記了這痛苦的思想，又被他們提起了。可不是嗎？

林姑娘擔水又回來了，那孩子的小肩膀也露在外邊，多醜，女娃不比男娃，一天比一天大，大姑娘哩，十一歲也不小了，那孩子又長得那麼高。林婆婆看到自己的孩子，那衣服破得連肩膀都遮不住了，於是她又想到那四塊錢，四塊錢也不多嗎，幾塊錢在下江人算個什麼。爲什麼不去說一下呢？她又取了很多事實證明下江人是很容易欺侮的，她一定會成功的。

比方讓王丫頭擔水那件事吧，本來一擔水是三分錢，給她五分錢，她不擔，就給她八分錢，並且問她商量着，「八分錢你擔不擔呢？」她說她不擔，倒底給她一角錢的。

那能看到錢不要呢，那不是傻子嗎？

林姑娘幫着她奶媽把衣裳曬起，就跑到先生那邊去，去了就回來了。先生給她一件白麻布的長衫，讓她剪短了來穿。母親一看了心想，下江人眞是拿東西不當東西，拿錢不當錢。

這衣裳給她增加了不少的勇氣，她把自己堅定起來了，心裏非常平靜，對於這件事情，連想也不用再想了，就是那麼辦，還有什麼好想的呢？吃了中飯就去見先生。

女兒拿回來的那白麻布長衫，她沒有仔細看，順手就壓在床角落裏了。等一下就去見先生吧，還有什麼呢？

午飯之後，她竟站在先生的門口了，門是開着的，向前邊的小花園開着的。

不管這來的一路上心緒是多麼翻攪，多麼熱血向上邊衝，多麼心跳，還好像害羞似的，耳臉都一齊發燒，怎麼開口呢？開口說什麼呢？不是連第一個字先說什麼都想好嗎？怎麼都忘了呢？

她越走越近，越近越心跳，心跳把眼睛也跳花了，什麼薄荷田，什麼豆田，都看不清楚了，只是綠茸茸的一片。

但不管在路上是怎樣的昏亂，等她一站在先生的門口，她完全清醒了，心裏開始感到過份的平靜，一刻時間以前那旋轉轉的一切退去了，烟消火滅了，她把握住她自己了，得到了感情自

主那誇耀的心情，使她坦蕩蕩的，大大方方的變成一個很安定的，內心十分平靜的，理直氣壯的人，居然這樣的平坦，連她自己也想像不到。

她打算開口說了，在開口之前，她把身子先靠住了門框。

「先生，我的腿不好，要找藥來吃，沒得錢，問先生借兩塊錢。」

她是這樣轉彎抹角的把話開了頭，說完了這話，她就等着先生拿錢給她。

兩塊錢拿到手了，她翻動着手上的一張藍色花的票子，一張紅色花的票子。她的內心仍舊是照樣的平靜，沒有憂慮，沒有恐懼。折磨了她一天一夜的那強烈的要求，成功或者失敗，全然不關重要似的。她把她仍舊要四塊一個月的工錢那話說出來了。她還是拿她的腿來開頭，她說她的腿不大好，因爲日本飛機來轟炸城裏，下江人都到鄉下來了，她租的房子，房租也抬高了，從前是三塊錢一年，現在一個月就要五角錢了。

她說了這番話，當時先生就給她添了五角算做替她出了房錢。

但是她站在門口，她勝利的還不走，她又說林姑娘一點點年紀，下河去擔水洗衣裳好不容易……若是給別人擔，一擔水要好多錢哩……她說着還表示出委曲和寃枉的神氣，故意把尾

音拉長，慢吞吞的非常洗着的在講着，她那善良的厚嘴唇，故意拉得往下突出着，眼睛還把白眼珠向旁邊一抹一抹的看着，黑眼珠向旁邊一滚，白眼珠露出來那麽一大半。

先生說：

「你十一歲的小女孩能做什麽呢，擦張桌都不會。一個月連房錢兩塊半，還給你們兩個人的飯吃。你想想兩個人的飯錢要幾塊？你一個月你算算你給我做些個什麽事情？兩塊半錢行了吧。……」

她聽了這話，她覺得這是向她商量，爲什麽不嚇嚇他一下，說幫不來呢？她想着想着就照樣說出來了。

「兩塊半錢幫不來的。」

她說完了看一看下江人並不十分堅決，只是說：

「兩塊半錢不少了，幫得來了。林姑娘幫我們正好是半個月，這半個月的兩塊錢你已拿去，下半個月再來拿兩塊。因爲我和你講的是四塊，這個月就照四塊給你。下月就是兩塊半了。」

林婆婆站在那裏仍是不走，他想王丫頭擔水，三分不擔，問她五分錢擔不擔，五分錢不擔，問

她八分錢她擔不擔，倒底是一角錢擔的。

她一定不放過去，兩塊錢不做，兩塊半錢還不做，就是四塊錢纔做。

所以她扯長串的慢慢呑呑的從她的腿說起，一直說到照燈的油也貴了，鹹鹽也貴了，連針連線都貴了。

下江人站起來截住了她：

「不用多說了，兩塊半錢，你想想，你幫來幫不來。」

「幫不來。」連想也沒有想，她是早决心這樣說的。

說時她把手上的鈔票舉得很高的，像是連這錢都不要了，她表示着很堅決的樣子。

怎麼能夠想到呢，那下江人站起來，就說：

「幫不來算啦，晚飯就不要林姑娘來拿飯你們吃了。也不要林姑娘到這邊來。半個月的錢我已給你啦。」

所以過了一刻鐘之後，林婆婆仍舊站在那門口，她說：

「那個說幫不來的，幫得來的……先生……」

但是那一點用處也沒有了，人家連聽也不聽了。人家關了門，把她關在門外邊。

龍頭花和石竹子在正午的時候，各自單獨的向着火似的太陽開着，蝴蝶煽煽的飛來，在那紅色的花上，在那水黃色的花上，在那水紅色的花上，從龍頭花羣飛到石竹子花羣，來回的飛着。石竹子無管是紅的是粉的，每一朵上都鑲着帶有鋸齒的白邊。晚香玉連一朵也沒有開，但都打了苞了。

林姑娘的母親背轉過身來，左手支着自己的膝蓋，右手揑着兩塊錢的紙票。她的領子如同絳色的猪肝似的，從領口一直紅到耳根。

她打算回家了，她一邁步纔知道全身一點力量也沒有了，就像要攤倒的房架子似的，鬆了，散了。她的每個骨節都像失去了筋的聯繫，很危險的就要倒了下來。但是她沒有倒，她相反的想要邁出兩個大步去，他恨不能夠一步邁到家裏，她想要休息，她口喝，她要喝水，她疲乏到極點，好像二三十年的勞苦在這一天纔吃不消了，纔抵抗不住了。但她並不是單純的疲勞，她心裏羞愧。懊悔打算謀殺了她似的捉住了她，羞愧有意煎熬到她無處可以立足的地步。她自己做了什麼大的錯事，她自己一點也不知道。但那麼深刻的損害着她的信心，這是一點也不可以消磨的，一

些些也不會沖淡的，永久存在的，永久不會忘卻的。

羞辱是多麼難忍的一種感情，但是已經佔有了她了，它就不會退去了。

在混擾之中，她從新用左手按住了膝蓋，她打算走回家去。

回到家裏，女孩正在那兒洗着那用來每日到先生家去拿飯的那個瓢兒。她告訴林姑娘，消夜飯不能到先生家去拿了，她說：

「林姑娘，不要到先生家拿飯了，你上山去打柴吧。」

林姑娘聽了覺得很奇怪，她正想要回問，奶媽先說了：

「先生不用你幫他……」

林姑娘聽了就傻了，一動不動的站在那裏翻着眼睛。手裏洗溼的瓢兒，溜明的閃光的抱在胸前。

母親給她背好了背兜，還囑咐她要拾乾草，綠的草一時點不燃的。

立時晚飯就沒有燒的，也沒有吃的。

林婆婆靠着門框，看着走去的女兒。她想晚飯吃什麼呢？麥子在泥罐子裏雖然有些，但因爲

不吃，也就沒有想着把它磨成粉。白米是一粒也沒有的。就吃老玉米吧。艾婆婆種着不少玉米，拿着幾百錢去攀幾棵去吧。但是錢怎麼可以用呢？從今後有去路沒來路了。

他看了自己女兒一眼，那背上的背兜兒還是先生給買的，應該送還回去纔對。

女兒走得沒有影子了，她也就回到屋裏來。她看一看鍋兒，上面滿都是銹；她翻了翻那柴堆上，還剩幾棵草刺。偏偏那柴堆底下也生了毛蟲，還把她嚇了一下。她想她平生沒有這麼膽小過，於是她又理智的翻了兩下，下面竟有一條蚰蜒，踞踞練練的在動。她平常本來不怕這個，可以用手拿，還可以用手把它撕成幾段。她小的時候幫着她父親在河上釣魚盡是這樣做，但今天她也並不是害怕它，她是討厭它，這是什麼東西，無頭無尾的，難看得很，她抬起脚來去踏它，踏了好幾下沒有踏到，原來她用的是那隻殘廢的左脚，那脚游游動動的不聽她使用，等她一回身打開了那盛麥子的泥罐子，那可眞的把它嚇着了，罐子蓋從手上掉下去了。她瞪了眼睛，她張了嘴，這是什麼呢，滿罐長出來靑靑的長草，這罐子究竟是裝的什麼把她嚇忘了。她感到這是很不祥，家屋又不是墳墓，怎麼會長半尺多高的草呢！

她忍着她極端憎惡的把那罐子抱到門外。因爲是剛剛偏午，大家正睡午覺，所以沒有人看

到她的麥芽子。

她把麥芽子扭斷了，還用一根竹棍向裏邊挖掘纔把罐子裏的東西挖出來，沒有生芽子的沒有多少了，只有罐子底上兩寸多厚是一層整粒的麥子。

罐子的東西一倒出來，滿地爬着小蟲，圍繞着她四下竄起。她用手指捉着，她用那隻還可以用的脚踩着，平時，她並不傷害這類的小蟲，她對於小蟲也像對於一個小生命似的，讓它們各自的活着。可是今天她用着不可壓抑的憎惡，敵視了它們。

她把那個並排擺在竈邊的從前有一個時期曾經盛過米的空罐子，也用懷疑的眼光打開來看，那裏邊積了一罐子底水。她揚起頭來看一看房頂，就在頭上有一塊亮洞洞的白縫。這她纔想起是下雨房子漏了。

把她的麥子給發了芽了。

恰巧在木蓋邊上被耙子嚙了一寸大的豁牙。水是從木蓋漏進去的。

她去刷鍋，鍋邊上的紅銹有馬蓮葉子那麼厚。

她纔知道，這半個月來是什麼都荒廢了。

這時林姑娘正在山坡上，背脊的汗一邊浸着一邊就乾了。她丟開了那小竹爬，她用手像梳子似的梳着那乾草，因爲乾了的草都掛在綠草上。

她對於工作永遠那麼熱情，永遠沒有厭倦。她從七歲時開始擔水，打柴，給哥哥送飯。哥哥和父親一樣的是一個窰工。哥哥燒磚的窰離她家三里遠，也是挨着嘉陵江邊。晚上送了飯，回來天總是黑了的，一個人順着江邊走時，就總聽到江水格稜格稜的向下流，若是跟着別的窰工，就是哥哥的明友一道回來，路上會聽到他們講的各種故事，所以林姑娘若和大人談起來，什麼她都懂得。關於娃兒們的，關於婆婆的，關於蛇或虬蚓的，從大肚子的青蛙，她能夠講到和針孔一樣小麥蚊。還有野草和山上長的果子，她也都認得。她把金邊蘭叫成菖蒲，她天眞的用那小黑手摸着下江人種在花盆裏的一棵鷄冠花，她賦着：「這大線菜，多乖呀。……」她的認識有許多錯誤，但正因爲這樣，她纔是孩子。關於嘉陵江的漲水，她有不少的神話。關於父親和哥哥那等窰工們，她知道得別人不能比她再多了。從七歲到十歲這中間，每天到哥哥那窰上去送三次飯。她對於那小磚窰熟習得老遠的她一看到那窰口上升起了藍烟，她就感到親切，多少有點像走到家裏那種溫暖的滋味。天黑了，她單個人沿着那格稜格稜的江水，把脚踏進沙窩裏去，一步步的拔着回

來。

林姑娘對於生活沒有不滿意過，對於工作沒有怨言，對於母親是聽從的。她赤着兩隻小脚，梳了一個一尺多長的辮子，走起路來很規矩，説起話來慢呑呑，她的笑總是甜蜜蜜的。

她在山坡上一邊抓草，一邊還嘟嘟的唱了些什麽。

嘉陵江的汽船來了，林姑娘一聽了那汽船的哨子，她站起來了，背上背筐就往山下跑。這正是到先生家拿錢到東陽鎮買鷄蛋做點心的時候，因爲汽船一叫，她就到那邊去，已經成爲習慣了。她下山下得那麽快，幾乎是往下滑着。已經快滑到平地，她想起來了，她不能再到先生那裏去了。她站在山坡上，她滿臉發燒，她想回頭來再上山去採柴時，她看着那高坡覺得可怕起來，她覺得自己是上不去了，她累了。一點力量沒有了。那高坡就是上也上不去了。她在半山腰又採了一陣。若沒有這柴，奶媽用什麽燒麥粑，沒有麥粑，晚飯吃什麽，她心裏一急，她覺得眼前一迷花，口一渴。

打敗子不是嗎？

於是她更緊急的扒着無管乾的或不乾的草。她想這怎麽可以呢？用什麽來燒麥粑？不是奶

媽讓我來打柴嗎?她只恍恍惚惚的記住這回事,其餘的就連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也不曉得了。奶媽是在那裏,她自己的家是在那裏,她都不曉得了。

她在山坡上倒下來了。

林姑娘這一病病了一個來月。

病後她完全像個大姑娘了。擔着擔子下河去擔水,寂寞的走了一路,寂寞的去,寂寞的來。低了頭,眼睛只是看着脚尖走。河邊上的那些沙子石頭,她連一眼也不睬。那大石板的石窩落了水之後,生了小魚沒有,這個她更沒有注意。雖然是來到了六月天,早起仍是清涼的,但她不愛這個了。似乎顏色,聲音,都得不到她的喜歡。大洋船來時,她再不像從前那樣到江邊上去看了。從前一看洋船來連喊連叫的那記憶,若一記起,就有羞恥的情緒向她襲來。若小同伴們喊她,她用了深宏的海水似的眼光向他們搖頭。上山打柴時,她改變了從前的習慣,她喜歡一個人去。奶媽怕山上有狠,讓她多納幾個同伴,她覺得狠怕什麼,狠又有什麼可怕。這性情連奶媽也覺得女兒變大了。

奶媽答應給她做的白短衫,爲着安慰她生病,雖然是下江人辭了她,但也給她做起了。問她

穿不穿，她說：「穿她做啥子喲，上山去打柴。」

紅頭繩也給她買了，她也說她先不縛起。

有一天大家正在乘涼，王丫頭傻力傻氣的跟來了，一邊跑，一邊喊着林姑娘。王丫頭手裏拿着一朵大花。她是來喊林姑娘去看花的。

走在半路上，林姑娘覺得有點不對，先生那裏從辭了她連那門口都不經過，她繞着彎走過去，問王丫頭在那裏那花。王丫頭說：

「你沒看見嗎？不就是那下江人，你先生那裏嗎？」

林姑娘轉回身來就回頭走，她臉色蒼白的，淒清的，鬱鬱不樂的在她奶媽的旁邊沈默的坐到半夜。

林姑娘變成小大人了，隣居們和她的奶媽都說她。

蓮花池

全屋子都是黃澄澄的。一夜之中那孩子醒了好幾次，每天都是這樣，他一睜開眼睛，屋子總是黃澄澄的，而爺爺就坐在那黃澄澄的燈光裏。爺爺手裏拿着一張破布，用那東西在裏着什麽，裏得起勁的時候連胳臂都顫抖着，並且鬍子也哆索起來。有的時候他手裏拿一塊放着白光的，有的時候是一塊放着黃光的，也有小酒壺，也有小銅盆。有一次爺爺擺擦着一個長得可怕的大烟袋，這東西，小豆這孩子從來未見過，他誇張的想像着它和挑水的扁擔一樣長了。他的屋子的靠着門的那個角上，修着一個小地洞，爺爺在夜裏有時爬進去，那洞上蓋着一塊方板，板上堆着柳條枝和別的柴草，因爲鍋竈就在柴堆的旁邊。從地洞取出來的東西都不很大，都不好看，也一點沒有用處，要玩也不好玩。帶在女人耳朵上的銀耳環，擻在老太太頭上的方扁簪，銅臘台，白洋鐵香爐盌……可是爺爺却很喜歡這些東西，他半夜三更的擦着它們，往往還擦出聲來，沙沙沙

地，好像爺爺的手永遠是一塊大沙紙似的。

小豆糊裏糊塗的睜開眼睛看了一下就又睡了。但這都是前半夜，而後半夜，就通通是黑的了，什麼也沒有了，什麼也看不見了。

爺爺到底是去做什麼，小豆並不知道這個。

那孩子翻了一個身或是錯磨着他小小的牙齒，就又睡着了。

他的夜夢永久是荒涼的窄狹的，多少還有點害怕，他常常夢到白雲在他頭上飛，有一次還掠走了他的帽子。夢到過一個蝴蝶掛到一個蛛網上，那蛛網是懸在一個小黑洞裏。夢到一羣孩子們要打他。夢到過一羣狗在後面追着他。有一次他夢到爺爺進了那黑洞就不再出來了。那一次，他全身都出了汗，他的眼睛冒着綠色的火花，他張着嘴，幾乎是斷了氣似的可怕的攤在那裏了。

永久是那樣，一個夢接着一個夢，雖然他不願意再做了，可是非做不可，就像他白天蹲在窗口裏，雖然他不願意蹲了，可是不能出去，就非蹲在那裏不可。

湖邊上那小蓮花池，周圍都長起來了小草，毛烘烘的，厚敦敦的，飽滿得像是那小草之中浸

了水似的。可是風來的時候，那草梢也會隨着風捲動，風從南邊來，它就一齊向北低了頭，一會又順着風一齊向南把頭低下。油亮亮的，綠森森的，在它們來回擺着的時候，迎着太陽的方向，綠色就淺了，背着太陽的方向，綠色就深了。偶爾也可以看到那綠色的草裏有一兩棵小花，那小花朵受着草叢的擁擠是想站也站不住，想倒也倒不下。完全被青草包圍了，完全跟着青草一齊倒來倒去。但看上去，那小花朵就頂在青草的頭上似的。

那孩子想：這若伸手去摸摸有多麼好呢。

但他知道他一步不能離開他的窗口，他一推開門出去，鄰家的孩子就打他。他很瘦弱，很蒼白，腿和手都沒有鄰家孩子那麼粗。有一回出去了，圍着房子散步了半天，本來他不打算往遠處走。在那時候就有一個小黄蝴蝶飄飄的在他前邊飛着，他覺得走上前去一兩步就可以捉到它。那蝴蝶落在離他家一丈遠的土堆上，落在離他家比那土堆更遠一點的柳樹根底下……又落在這兒，又落在那兒。都離得他很近，落在他的腳尖那裏，又飛過他的頭頂，可是總不讓他捉住。他上火了，他生氣了，同時也覺得害羞，他想這蝴蝶一定是在捉弄他。於是他脫下來了衣服，他光着背脊亂追着。一邊追，一邊小聲的喊：

「你站住，你站住。」

這樣不知撲了多少時候。他扯着衣裳的領子，把衣裳掄了出去，好像打魚的人撒網一樣。可是那小黄蝴蝶越飛越高了。他抑着頸子看它，天空有無數太陽的針刺刺了他的眼睛，致使他看不見那蝴蝶了。他的眼睛翻花了，他的頭暈轉了一陣，他的腿軟了，他覺得一點力量也沒有了。他想坐下來。房子和那小蓮花池卻在旋轉，好像瓦盆窰裏做瓦盆的人看到瓦盆在架子上旋轉一樣。就在這時候，黄蝴蝶早就不見了。至於他離開家門多遠了呢，他囘頭一看，他家的敞開着的門口，變得黑洞洞的了，屋裏邊的什麽也看不見了。他趕快往囘跑，那些小流氓，那些壞東西，立刻反映在他的頭腦裏，鄰居孩子打他的事情，他想起來了。他手裏扯着撲蝴蝶時脫下來的衣裳，衣裳的襟再飄在後邊，他一跑起來它還可拉可拉的響。他一害怕，心臟就過度的跳，不但胸中覺得非常飽滿，就連嘴裏邊也像含了東西。這東西塞滿了他的嘴就和浸進水去的海綿似的。吞也吞不下去，可是也吐不出來。

就是撲蝴蝶的這一天，他又受了傷。鄰家的孩子追上他來了，用棍子，用拳頭，用脚打了他。他的腿和小狠的腿那麽細，被打倒時在膝蓋上擦破了很大的一張皮。那些孩子簡直是一些小虎，

簡直是些瘋狗，完全沒有孩子樣，完全是些黑沉沉的影子。他於是被壓倒了，被埋沒了。他的哭聲他知道是沒有用處，他昏迷了。

經過這一次，他就再不敢離開他的窗口了，雖然那蓮花池邊上還長着他看不清楚的富於幻想的漂渺的小花。

他一直在窗口蹲到黃昏以後，和一匹小貓似的，靜穆，安閑，但多少帶些無聊的蹲着。有一次他竟睡着了，從不大寬的窗台上滾下來了。他沒有害怕，只覺得打斷了一個很好的夢是不應該，他用手背揉一揉眼睛，而後睜開眼睛看一看，果然方才那是一個夢呢！自己始終是在屋子裏面，而不像夢裏那樣，悠閑的溜蕩在藍色的天空下，而更不敢想是在蓮花池邊上了。他自己覺得仍舊落得空虛之中，眼前都是空虛的，冷清的，灰色的，伸出手去似乎什麼也不會觸到，眼睛看上去什麼也看不到，空虛的也就是恐怖的，他又囘到窗台上蹲着時，他往後縮一縮，把背脊緊緊的靠住窗檯，一直靠到背脊骨有些發痛的時候。

小豆一天天的望着蓮花池，蓮花池裏的蓮花開了，開得和七月十五盂蘭盆會所放的河燈那麼紅堂堂的了。那不大健康的小豆從未離開過他的窗口到池邊去脚踏實地的去看過一次。

只讓那意想誘惑着他把那蓮花池誇大了，相同一個小世界，相同一個小城。那裏什麼都有：蝴蝶，蜻蜓，蚱蜢……蟲子們還笑着，唱着歌。草和花就像聽着故事的孩子似的點着頭。下雨時蓮花葉扇抖得和許多大扇子似的。蓮花池上就滿都是這些大扇子了。那孩子說：

「爺爺領我去看看那大蓮花……」

他說完了就靠着爺爺的腿，而後抱住爺爺的腿，同時輕輕的搖着。

「要看……那沒什麼好看的。爺爺明天領你去。」

爺爺總是夜裏不在家，白天在家就睡覺。睡醒了就昏頭昏腦的抽煙，從黃昏之前就抽起，接着開始燒晚飯。

爺爺的煙袋鍋子咕嚕咕嚕的響，小豆伏在他膝蓋上，聽得那煙袋鍋子更清析了，嬾洋洋的曬在太陽裏的小貓似的。又搖了爺爺兩下，他還是希望能去到蓮花池。但他沒有理他。空虛的悲哀很快的襲擊了他，因爲他自己覺得也沒有理由一定堅持要去，內心又覺得非去不可。所以他悲哀了，他閉着眼睛，他的眼淚要從眼角流下來，鼻子又辣又痛，好像剛剛吃過了芥麻。他心裏起了一陣憎恨那蓮花池的感情：蓮花池有什麼好看的！一點也不想去看。他離開了爺爺的膝蓋，在

屋子裏來回的好像小馬駒撒歡兒似的跑了幾趟。他的眼淚被自己欺騙着總算沒有流下來。

他很瘦弱，他的眼球白的多黑的少，面色不大好，很容易高興，也很容易悲哀。高興時用他歪歪斜斜的小腿跳着舞，並且嘴裏也像唱着歌。等他悲哀的時候，他的眼球一轉也不轉。他向來不哭，他自己想：哭什麼呢，哭有什麼用呢。但一哭起來，就像永遠不會停止，哭聲也很大，他故意把周圍的什麼都要震破似的。一哭起來常常是躺在地上滾着。爺爺呼止不住他，爺爺從來不打他。他一哭起來，爺爺就蹲在他的旁邊，用手摸着他的頭頂，或者用腰帶子的一端給他揩一揩汗，其餘什麼也不做，只有看着他。

他的父親是木匠，在他三歲的時候，父親就死了。母親又過兩年嫁了人。對於母親離開他的印象。他模模糊糊的記得一點。母親是跟了那個大髮子的王木匠走的，王木匠提着母親的東西，還一拐一拐的，因爲王木匠是個二條腿，除了兩隻真腿之外，還用木頭給他自己做了一隻假腿。他一想起來他就覺得好笑，爲什麼一個人還有一條腿不敢落地呢，還要用一個木頭腿來幫忙。母親那天是黃昏時候走的，她好像上街去買東西的一樣，可是從那時就沒有回過來。

小豆從那一夜起，就睡在祖父旁邊了。這孩子沒有獨立的一張被子，跟父親睡時就蓋父親

的一個被，再跟母親睡時，母親就抱着他，這回跟祖父睡了，祖父的被子連他的頭都蒙住了。

「你出汗嗎？熱嗎？爲什麽不蓋被呢。」

他剛搬到爺爺旁邊那幾天，爺爺半夜裏總是問他。因爲爺爺沒有和孩子睡在一起的習慣，用被子整整的把他包住了。他因此不能夠喘氣，常常從被子裏逃到一邊，就光着身子睡。

這孩子睡在爺爺的被子裏沒有多久，爺爺就把整張的被子全部讓給他。爺爺在夜裏就不見了。他招呼了幾聲，聽聽沒有回應，他也就蓋着那張大被子開始自己單獨的睡了。

從那時候起，爺爺就開始了他自己的職業，盜墓子去了。

銀白色的夜。瓦灰色的夜。觸着什麽什麽發響的夜。盜墓子的人背了斧子，刀子和必須的小麻繩。另外有幾根皮鞭梢。而火柴在盜墓子的人是主宰他們的靈魂的東西。但帶着火柴的這件事情，並沒有多久，是從淸朝開始，在那以前都是帶着打火石。他們對於這一件事情很莊嚴，帶着宗教感的崇高的情緒裝配了這種隨時可以發光的東西在他們身上。

盜墓子的人先打開了火柴盒，劃着了一根，再劃一根。劃到三四根上，證明了這火柴是一些些兒也沒有潮濕，每根每根都是保險會劃着的。他開始放幾棵在內衣的口袋裏，還必須塞進帽

邊裏幾棵，塞完了還用手撳着，看看是否塞得堅實，是不是會半路脫掉的。

五月的一個夜裏，那長鬍子的老頭，就是小豆的祖父，他在污黑的桌子邊上放下了他的煙袋。他把火柴到處放着。還放在褲脚的腿帶縫裏幾棵。把火柴頭先插進去，而後用手向裏推。他的手漲着不少的血管，他的眉毛像兩條小刷子似的，他的一張方形的臉有的地方筋肉突起，有的地方凹下，他的白了一半的頭髮高叢叢的，從他的前額相同河岸上長着的密草似的直立着。可是他的影子落到牆上就只是個影子了，平滑的，黑灰色的，薄得和紙片似的，消滅了他生活的年代的尊嚴。不過那影子爲着那聳高的頭髮和拖長的鬍子，正好像「伊索寓言」裏爲山人在河下尋找斧子的大鬍子河神。

前一刻那長煙管還絲絲拉拉的叫着。那紅色的江石大煙袋嘴，剛一離那老頭厚厚的嘴唇，一會工夫就不響了，煙袋鍋子也不冒煙了。和睡在坑上的小豆一樣，煙袋是睡在桌子邊上了。

火柴不但能夠點燈，能夠吸煙，能夠燃起爐竈來，能夠在山林裏驅走了狼。傳說上還能夠趕鬼。盜墓子的人他不說帶着火柴是爲了趕鬼，（因爲他們怕鬼，所以不那麼說。）他說在忌日，就是他們從師父那裏學來的，好比信佛教的人吃素一樣。他們也有他們的忌日，好比下九和二十

三。在這樣的日子上若是他們身上不帶着發火器具，鬼就追隨着他們跟到家裏來，和他們的兒孫生活在一起。傳說上有一個女鬼，頭上帶着五把鋼叉，就在這忌日的夜晚出來巡行，走一步拔下鋼叉來丟一把，一直丟到最末的一把。若是從死人那裏囘來的人遇到她，她就要叉死那個人，唯有身上帶着會發火的東西的，她則不敢。從前多少年代盜墓子的人是帶着打火石的，這火石是他們的師父一邊唸着咒語而傳給他們的。他們記得很淸析，師父說過：「人是有眼睛的，鬼是沒有眼睛的，要給他一個亮，順着這亮他就走他自己的路了。」然而他們不能夠打着燈籠。

還必須帶着幾根皮鞭梢，這是做什麽用的，他們自己也沒有用過。把皮鞭梢掛在腰帶上的右手邊，準備用得着它時，方便得隨手可以抽下來。但成了裝飾品了，那磨得油滑滑的，膩得污黑了。傳說上就是那帶着五把鋼叉的女鬼被一個騎馬的人用馬鞭子的鞭梢勒住過一次。

小豆的爺爺掛起皮鞭梢來，就走出去。在月光裏那不甚亮的、小板門，在外邊他扣起來鐵門環。那鐵門環過於粗大，過於笨重，它規規矩矩的蹲在門上。那房子裏想像不到還有一個七八歲的孩子睡在裏邊。

夜裏爺爺不在家，白天他也多半不在家。他拿着從死人那裏得來的東西到鎮上去賣。在舊

貨商人那裏爲了爭着價錢常常是囘來得很晚的。

「爺爺！」小豆看着爺爺從四五丈遠的地方囘來了，他向那方向招呼着。

老頭走到他的旁邊，摸着他的頭頂。就像帶着一匹小狗一樣他把孫兒帶到屋子裏。一進門小豆就單調的喊着，他雖然坐在窗口等等一下午爺爺才囘來，他還是照樣的高興。

「爺爺，這大綠豆青……這大螞蚱……是從窗洞進來的……」他說着就跳上炕去，破窗櫺上的紙被他的小手一片一片的撕下來。「這不是，就從這兒跳進來的……我就用這手心一扣就扣住它啦。」他憑空在窗台上扣了一下。「它還跳呢，看吧，這麼跳……」

爺爺沒有理他。他仍着問着：

「是不是，爺爺……是不是大綠豆青……」

「是不是這螞蚱吃的肚子太大了，跳不快，一抓就抓住……。」

「爺爺你看，它在我左手上一跳會跳到右手上，還會跳囘來。」

「爺爺看哪，爺爺看……爺爺」

「爺……」

最末後他看出來爺爺早就不理他了。

爺爺坐在離他很遠的竈門口的木櫈上，滿頭都是汗珠，手裏揉擦着那柔軟的帽頭。爺爺的鞋底踏住了一根草棍，還咕嚕咕嚕的在脚心下滾着。它爺爺的眼睛靜靜地看着那草棍所打起來的土灰，關於跳在他眼前的綠豆青螞蚱，他連理也沒有理。到太陽落他也不拿起他的老菜刀來劈柴，好像連晚飯都不吃了。窗口照進來的夕陽從白色變成了黃色。再變成金黃，而後簡直就是金紅的了。爺爺的頭並不在這陽光裏，只是兩隻手伸進陽光裏去。並且在紅澄澄的紅得像混着金粉似的光輝裏把他的兩手翻洗着。太陽一刻一刻的沉下去了，那塊紅光在牆壁上拉長了，扯歪了，爺爺的手的黑影也隨着長了，歪了，慢慢的不成形了，那怪樣子的手指長得比手掌還要長了好幾倍，爺爺的手指有一尺多長了。

小豆遠遠的看着爺爺。他坐在東窗的窗口。綠豆青色的大螞蚱緊緊的握在手心裏，像握着幾棵草桿似的稍稍還刺痒着他的手心。前一刻那麼熱烈的情緒，那麼富於幻想，他打算從湖邊上一看到爺爺的影子他就躲在門後，爺爺進屋時他大叫一聲，同時跑出來。跟着把大綠豆青放出來。最好是能放在爺爺的鬍子上，讓那螞蚱咬爺爺的嘴唇。他想到這裏歡喜得把自己都感動

了，爲着這奇蹟他要笑出眼淚來了；他抑止不住的用小手揉着他自己發酸的鼻頭。可是現在他靜靜的望着那紅窗影，望着太陽消逝得那麽快，它在面前走過去的一樣。紅色的影子漸漸縮短，縮短，而最後的那一條條，消逝得更快，好比用揩布一下子就把它揩抹了去了。

爺爺一聲也不咳嗽，一點要站起來活動的意思也沒有。

天色從黃昏漸漸變到昏黑。小豆感到爺爺的模樣也隨着天色可怕起來，像一隻蹲着的老虎，像一個瞎話裏的大魔鬼。

「小豆。」爺爺忽然在那邊叫了他一聲。

這聲音把他嚇得跳了一下，因爲他很久很久的不知不覺的思想集中在想着一些什麽。他放下了大螞蚱，他囘應了一聲：

「爺爺！」

那聲音在他的前邊已經跑到爺爺的身邊去，而後他才離開了窗台。同時頑皮的用手拍了一下大螞蚱的後腿，使它自動的跳開去。他才慢斯斯的一邊囘頭看那螞蚱一邊走轉向了祖父的面前去。

這孩子本來是一向不熱情的，臉色永久是蒼白的，笑的時節只露出兩棵小牙齒，哭的時節，眼淚也並不怎樣多，走路和小老人一樣。雖然方才他興奮了一陣，但現在他仍舊回復了原樣。一步一步的斯斯穩穩的向了祖父那邊走過去。

祖父拉了他一把，那蒼白的小臉什麼也沒有表示的望着祖父的眼睛看了一下。他一點也想不到會有什麼變化會發生。從他有了記憶那天起，他們的小房裏沒有來過一個生人，沒有發生過一件新鮮事。甚致於連一頂新的帽子也沒有買過。炕上的那張蓆子原來可是新的，現在已有了個大洞，但那已經記不得是什麼時候開始破的，就像是一開始就破了這麼大的一個洞。還有房頂空的蛛絲，連那蛛絲上掛的塵土也沒有多，也沒有少，其中長的蛛絲長得和湖邊上倒垂的柳絲似的有十多掛，那短的羅羅索索的在膠糊着牆角。這一切都是有這個房子就有這些東西，什麼也沒有變更過，什麼也沒有多過，什麼也沒有少過。這一切都是從存在那一天起便是今天這個老樣子。家裏沒有請過客人，吃飯的時候桌上永久是擺着兩雙筷子。屋子裏是凡有一些些聲音就沒有不是單調的。總之是單調慣了，很難說他們的生活過得單調不單調，或寂寞不寂寞，說話的聲音反應在牆上而後那回聲也是淸淸朗朗的，譬如爺爺喊着小豆，在小豆沒有答應

之前，他自己就先聽到了自己音波的共震。在他燒飯時偶爾把鐵勺子掉到鍋底上去，那響聲會把小豆震得好像睡覺時做了一個惡夢那樣的跳起。可見他家只站着四座牆了。也可見他家的屋子是很大的，本來兒子活着時這屋子住着一家五個人的。牆上仍舊掛着那從前裝過很多筷子的筷子籠，現在雖然變樣了，但仍舊掛着。因爲早就不用了，那筷子籠發霉了，幾乎看不出來那是用柳條辮的或是用的籐子，因爲被油煙和塵土的黏膩已經變得絨毛毛的黑綠色的海藻似的了。但那裏邊依然裝着一大把舊時用過的筷子，筷子已經髒得不像樣子，看不出來那還是筷子了。但總算沒有動氣，讓一年接一年的跟着過去。

連爺爺的鬍子也一向就那麼長，也一向就那麼密重重的一堆。到現在仍舊是密得好像用人工栽上去的一樣。

小豆抬起手來，觸了一下爺爺的鬍子梢，爺爺也就溫柔的用鬍子梢觸了一下小豆頭頂心的纓纓髮。他想爺爺張嘴了，爺爺說什麼話了吧，可是不然，爺爺只把嘴唇上下的吻合着吮了一下。小豆似乎聽到爺爺在咂舌了。

有什麼變更了呢，小豆連想也不往這邊想。他沒看到過什麼變更過，祖父夜裏出去和白天

睡，還照着老樣子，他自己蹲在窗台上，一天蹲到晚，也是一慣的老樣子。變更了什麽，到底是變更了什麽。那孩子關於這個連一些些兒預感也沒有。

爺爺招呼他來，並不分咐他什麽。他對於這個，他完全習慣的，他不能明白的，他從來也不問。他不懂得的就讓他不懂得。他能夠看見的，他就看，看不見的也就算了，比方他總想去到那蓮花池，他爲着這個也是很久很久的和別的一般的孩子的脾氣似的，對於他要求的達不到目的就放不下。但最後不去也就算了。他的問題都是在沒提出來之前在他自己心裏攪鬧得很不舒服，一提出來之後，也就馬馬虎虎的算了。他多半猜得到他要求的事情就沒有一件成功的。所以關於爺爺招呼他來並不分咐他這事，他並不去追問。他自己悠閒的閃着他不大明亮的小眼睛在四外的看着，他看到了牆上爬着一個多脚蟲，還爬得薩拉薩拉的響。他一抑又看到個小黑蜘蛛綴在它自己的網上。

天就要全黑，窗外的藍天，開初是藍得明藍，透藍。再就是藍緞子似的，顯出天空有無限的深遠。而現在這一刻，天氣寧靜了，像要凝結了似的，藍得黑呼呼的了。

爺爺把他的手骨節一個一個的捏過，發出脆骨折斷了似的響聲。爺爺仍舊什麽也不說，只

把頭仰起看一看房頂空，小豆也跟着看了看。

那蛛蜘沉重得和一塊飽滿的鉛錘似的；時時有從網上掉落下來的可能。和蛛網平行的是一條房樑上掛下來的繩頭，糊糊中還看得出繩頭還結着一個圈，同時還有牆角上的木格子，那木格子上從前擺着斧子擺着墨斗，墨尺和墨線……那是兒子做木匠時親手做起來的。老頭子忽然想起了他死去的兒子，那不是他學徒滿期囘來的第二天就開頭做了個木格子嗎？他不是說做手藝人，像伙要緊，怕是耗子給他咬了才做了這木格子。他想起了房樑上那垂着的繩子也是兒子結的。五月初一媳婦出去採了一大堆艾蒿，兒子親手把它掛在房樑上，想起來這事情都在眼前，像是還可以嗅到那艾蒿的氣味。可是房樑上的繩子卻汚黑了，好像生了銹的沉重的鎖棘，垂在那裏哀慕的一動也不動。老頭子又看了那繩頭子一眼，他的心臟立刻翻了一個面，臉開始發燒，接着就冒涼風。兒子死去也三四年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捉心的難過。

從前他自信，他有把握，他想他拚掉了自己最後的力量，孫兒是不會餓死的。只要爺爺多活幾年，孫兒是不會餓死的。媳婦再嫁了，他想那也好的，年青的人，讓她也過這樣的日子有什麼意思，缺柴少米，家裏又沒有人手。但這都是他過去的想頭，現在一切都懸了空。此後怎麼能吃飯呢，

他不知道了，孫兒到底是能夠眼看着他長大或是不能，他都不能十分確定，一些過去的感傷的場面，一段連着一段，他的思路和海上遇了風那翻花的波浪似的。從前無管怎樣憂愁時也沒有這樣困疲過他的，現在來了。他昏迷，他心跳，他的血管暴漲，他的耳朵發熱，他的喉嚨發乾，他摸自己兩手的骨節，那骨節又開始擗拍的發響。他覺得這骨節也像變大了，變得突出而討厭了。他要站起來走動一下，擺脫了這一切。但像有什麽東西錘着他使他站不起來。

「這是幹麽？」

在他痛若得不能支持，不能再任着那回想折磨下去時，他自己叫了這一個口號，同時站起身來。

「小豆，醒醒，爺爺煑綠豆粥給你吃。」他想借着和孩子的談話把自己平伏一下，「小豆快別迷迷糊糊的……看跌倒了……你的大蝴蝶飛了沒有？」

「爺爺，你說錯啦，那裏是大蝴蝶，是大螞蚱。」小豆離開了爺爺的膝蓋，努力睜開眼睛。抬起腿來就想要跑，想把那大綠豆青拿給爺爺看看。

原來爺爺連看也沒有看那大綠豆青一眼，所以把螞蚱當作蝴蝶了。他伸出手去拉住了要

跑開的小豆：

「吃了飯爺爺再看。」

他伸手在自己的腰懷裏取出一個小包包來，正在他取出來時，那紙包被撕破而漏了，撲拉拉的往地上落着豆粒。跟着綠豆的滚落，小豆就伏下身去，在地上拾着綠豆粒。那小手掌連掌心都和地上的灰土扣得伏貼貼的。地上好像有無數滚圓的小石子。那孩子一邊拾着還一邊玩着，他用手心按住許多豆粒在地上咕嚕着。

爺爺看了這樣的情景，心上來了一陣激動的歡喜：

「這孩子怎樣能夠餓死，知道吃的中用了。」

爺爺心上又來了一陣酸楚，他想到這可憐的孩子，他父親死的時候，他才剛剛會走路，雖然那時他已四歲了，但因身體特別衰弱，外邊若多少下一點雨，只怕幾步路也要背在爺爺的背上。三天或五日就要生一次病。看他病的樣子，實在可憐，他不哼，不叫，也不吃東西，也不要什麼，只是隔了一會工夫便叫一聲「爺。」問他要水嗎？

「不要。」

要吃的嗎？

「不要。」

眼睛半開不開的又昏昏沉沉的睡了。

睡了三五天，起來了，好了。看見什麽都表示歡喜。可是過不了幾天就又病了。

「病沒有病死，還能餓死嗎？」爲了這個，晚上息了燈之後，爺爺還是煩擾着。

過去的事情又一件一件的向他湧來，他想到媳婦出嫁的那天晚上，那個閙着蓋的描金櫃……媳婦臨出門時的那哭聲。在他回想起來，比在當時還感動了他。他自己也奇怪，都是些過去的，想他幹麽。但接着又想到了他死去的兒子。

一切房裏的和外邊的都黑掉了，蓮花池也黑沉沉的看不見了，消磨得用手去摸也摸不到，用脚去踏也踏不到似的。蓮花池也和那些平凡的大地一般平凡。

大綠豆青螞蚱也早被孩子忘記了。那孩子睡得很平穩。和一條捲着的小蟲似的了。

但醒在他旁邊的爺爺，從小豆的鼻孔裏隔一會可以聽到一聲受了什麽委屈似的嘆息。

× × × × × ×

老頭子從兒子死了之後，他就開始偷盜死人。這職業起初他不願意幹，不肯幹。他想也要用着兒子的斧子和鋸，也去做一個木匠。他還可笑的在家裏練習了三兩天，但是毫無成績，他利用了一塊厚板片，做了一個小方櫈，但那是多麼滑稽，四條腿一個比一個短。他想這也沒有關係，用鋸鋸齊了就是了。在他鋸時那鋸齒無論怎樣也不合用，鋸了半天，把櫈腿都鋸亂了，可是還沒有鋸下來。更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他眼看着他自己做的櫈開始被鋸得散花了。他知道木匠是當不成了，所以把兒子的傢具該賣掉的都賣掉了。還有幾樣東西，他就用來盜墓子了。

從死人那裏得來的，頂值錢的他盜得一對銀杯兩付銀耳環，一付帶大頭的，一付光圈。還有一個包金的戒指。還有銅水煙袋一個，錫花瓶一個，銀扁簪一個，其餘都是些不值錢的東西，衣裳鞋帽，或是陪葬的小花玻璃杯，銅方孔錢之類。還有銅煙袋嘴，銅煙袋鍋，檀香木的大扇子，也都是不值錢的東西。

夜裏他出去挖掘，白天便到小鎮上舊貨商人那裏去兜賣。從日本人一來，他的貨色常常被日本人扣刼，昨天晚上就是被檢查了回來的。白天有日本憲兵把守着從村子到鎮上的去路，夜裏有偵探穿着便衣在鎮上走着，行路隨時都要被檢查。問那老頭懷裏是什麼東西，那東西從那

裏來的。他說不出是從那裏來的了。問他什麼職業，他說不出他是什麼職業。他的東西被沒收了兩三次，他並沒有害怕。昨天他在街上看到了一大隊中國人被日本人拉去當兵。又聽說沒有職業的人，日本人都要拉的。

舊貨商人告訴他，他若想不讓拉去當兵，那就趕快順了日本人。他若願意順了日本，那舊貨商人就帶着他去。昨天就把他送到了一個地方，也見過了日本人。

爲着這個事，昨天晚上，他通夜沒有睡，因爲是盜墓子的人，夜裏工作慣了，所以今天一起來精神並不特別壞，他又下到小地窖裏去。他出來時，臉上劃着一條一條的灰塵。

小豆站在牆角上靜靜的看着爺爺。

那老頭把幾張小銅片塞在帽頭的頂上，把一些碎鐵釘包在腰帶頭上，蒼蒼惶惶的拿着一條針在縫着，而後不知把什麼發亮的小片片放在手心恍了幾下。小豆沒有看清楚這東西到底是放在什麼地方。爺爺簡直像變戲法一樣神祕了。一根銀牙籤揑了半天才插進袖邊裏去。他一抬頭看見小豆溜圓的眼睛和小釘子似的釘着他。

「你看什麼，你看爺爺嗎?」

小豆沒敢答言，兜着小嘴羞慚慚的回過頭去了。

爺爺也紅了臉，推開了獨板門，又到舊貨商人那裏去了。

× × × × × ×

有這麼一天，爺爺忽然喊着小豆，那喊聲非常平靜，平靜到了啞的地步。

「孩子，來吧，跟爺爺去。……」

他用手指尖搔着小豆頭頂上的那座毛毛髮，搔了半天工夫。

那天他給孩子穿上那雙青竹布的夾鞋。鞋後跟上釘着一條窄小的分帶。祖父低下頭去，用着粗大的呼吸給孫兒結了起來。

「爺爺，去看蓮花池？」小豆和小綿羊似的站到爺爺的旁邊。

「走吧，跟爺爺去……」

這一天爺爺並不帶上他的刀子剪子，並不像夜裏出去的那樣。也不走進小地窖去，也不去找他那些銅片和碎鐵。只聽爺爺說了好幾次：

「走吧，跟爺爺去。……」

跟爺爺到那里去呢？小豆也就不問了，他一條小綿羊似的站到爺爺的旁邊。

「就只這一回了，就再不去了……」

爺爺自己說着這樣的話，小豆聽着沒有什麼意思。或者是帶他去看外祖母嗎？或者是去看姑母嗎？或者去進廟會嗎？小豆根本就不往這邊想，他沒有出門去看過一位親戚，在他小的時候，外祖母是到他家裏來看過他的，那時他還不記事，所以他不知道。鎮上趕集的日子，他沒有去過，正月十五看花燈，他沒看過。八月節他連月餅都沒有吃過。那好吃的東西，他連認識都不認識。他沒有見過的東西非常多，等一會走到小鎮上，爺爺買給他粽子時，他就不曉得怎樣剝開吃。他沒有看過驢皮影，他沒看過社戲。這回他將到那裏去呢？將看到一些什麼，他無法想像了，他只打算跟着就走。越快越好，立刻就出發他更滿意。

他覺得爺爺那是麻煩得很，給他穿上這個，穿上那個。還要給他戴一頂大帽子，說是怕太陽曬着頭，那帽子太大了，爺爺還教給他，說風來時，就用手先去拉住帽沿。給他洗了臉，又給他洗了手。洗臉時他才看到孫子的頸子是那麼黑了，面巾打上去，立刻就起了和菜棵上黑色的一堆一堆的膩蟲似的泥滚。正在擦着耳朵，耳洞裏就掉出一些白色的碎沫來。看看手指甲也像鳥爪那

麽長了。爺爺還想給剪一剪，因爲找剪刀而沒有找到，他想從街上回來再好好的連頭也得剪一剪。

小豆等得實在不耐煩了，爺爺找不到剪刀，他就嚷嚷着：

「爺爺，你不是前天把剪子和……和……把剪子撇到腰帶裏出去的嗎？」

老頭子感到很大的羞辱，立刻紅了臉。他想：這孩子可怎麽看見的呢？我一切不都是背着他嗎？於是他招呼着：

「走吧！」

他們就出了門。

天是晴的，耀眼的。空氣發散着從野草裏邊蒸騰出來的甜味。地平線的四邊都是綠色，綠得那麽新鮮，碎綠，湛綠，油亮亮的綠。地平線邊沿上的綠，綠得冒煙了，綠得是那邊下着小雨似的。而近處，就在半里路之內，都綠得完全像玻璃。

好像有什麽在迷了小豆的眼睛，對於這樣大的太陽，他昏花了，這樣清楚的天氣，他想要看的什麽都看不清了。比方那幻想了好久的蓮花池，就一時找不到了。他好像土播鼠被帶到太陽

下那樣瞎了他自己的眼睛。小豆實在是個小土播鼠，他不但眼睛花，而腿也站不住，就像他只配永久蹲在土洞裏。

「小豆，小豆。」爺爺在後邊喊他。

「褲子露屁股了，快囘去換上再來。」爺爺已經轉囘身去向着家的方面。等他想起小豆只有一條褲子，他就又同孩子一同往前走了。

鎭上是趕集的日子，爺爺就是帶了孫兒來看看熱鬧，同時一會就有錢了，可以給他買點什麽。

「小豆要買什麽，什麽他喜歡，帶他自己來，讓他選一選。」祖父一邊走着一邊想着。可是必得扯幾尺布做一條褲子給他。

繞過了蓮花湖，順着那條從湖邊延展開去的小道，他們向前去走。現在小豆的眼睛也不花了，腿也充滿了力量。那孩子在藍色的天空裏好像是唱着幽美的歌似的。他一路走一路向着草地給草起了各種的名字。他周圍的一切在他看來，也都是喧鬧的帶着各種的聲息在等候他的呼應。由於他心臟比平時加快的跳躍，他的嘴唇也像一朵小花似的微微在他臉上突起了一點，

還變了一點淡紅色。他隨處彎着腰，隨處把小手指撫壓到各種野草上。剛一開頭時，他是選他喜歡的小花把它摘在手裏。開初都是些顏色鮮明的，到後來他就越摘越多，無管什麼大的小的黃的紫的或白的……就連野生的大麻果的小黃花，他也摘在手裏，可是這條小路是很短的。一走出了小路就是一條黃色飛着灰塵的街道。

「爺爺到那兒去呢；」小豆抬起他蒼白的小臉。

「跟着爺爺走吧。」

往下他也就不問了，好像一條小狗似的跌在爺爺的後邊。

市鎮的聲音，鬧嚷嚷，在五百步外聽到人聲哄哄得就有些震耳了。祖父心情是煩擾的而也是寗靜的。他把他自己沉在一種莊嚴的喜悅裏，他對孫兒這是第一次想要花費，想要開消一筆錢。他的心上時時活動着一種温暖，很快的這温暖變成了一種體貼，當他看到小豆今天格外快活的樣子，也幸福的從眼梢上開啓着微笑。小豆的不大健康可愛的小腿，一跳一跳的做出伶利的姿態來。爺爺幾次想要跟他說幾句話，但是爲了內心的喜愛，他張不開嘴，他不願意憑空的驚動了那可愛的小羊。等小豆眞正的走到市鎮上來，小鎮的兩旁，都是些賣吃食東西的，紅山楂片，

壓得扁扁的墨棗，香色的橄欖。再過去也是賣吃食東西的，在小豆看來這小鎮上，全都是可吃的了。他並沒有向爺爺要什麼，也不表示他對這吃的很留意，他表面上很平淡的樣子就在人縫裏往前擠，但心裏頭，或是嘴裏邊，隨時感到一種例外的從來所未有的感覺。尤其是那賣酸梅湯的敲着銅茶托發出來那清涼的聲音，他越聽那聲音越涼快，雖然不能夠端起一盌來就喝下去，但總覺得一看就涼快。可是他又不好意思停下來多看一會，因他平常沒有這習慣，他一刻也不敢單獨的隨心所欲的停在那裏多停一刻，他總怕有人要打他。但這是在市鎮上並非在家裏，這裏的人多得很，怎能夠有人打他呢？這個連他自己也不想得十分徹底，是一種下意識的存在。所以緊跟着爺爺，走到人多的地方，他竟伸出手來拉着爺爺。賣盌豆的，賣大圓白菜的，賣青辣椒的……這些他都沒有看見。有一個女人舉着一個長杆，杆子頭上掛着各種顏色的綿綫。小豆竟被這綿線掛住了頸子。他神經質的十分恐怖的喊了一聲，爺爺把線從他頸子上取下來，他看到孫兒的眼睛裏呈現着一種清明的可愛的過於憐人的景色，於是小豆聽到了爺爺的嘴裏吐出來一種帶香味的聲音：

「你要吃點什麼嗎？這粽子，你喜歡嗎？」

小豆不知道那是什麽東西，也許五六年前他父親活着時他吃過，但那早就忘掉了。

爺爺從那瓦盆裏提出來一個，是三角的，或者是六角的，總之在小豆看着這生疏的東西，帶着很多尖尖。爺爺問他，指着瓦盆子旁邊在翻開着的鍋。

「你要吃熱的嗎？」

小豆忘了，那時候是點點頭，還是搖搖頭。總之他手裏已經提着一個尖尖的小玩藝了。

爺爺想要買的東西，都不能買，反正一會回來買，所以他帶的錢只有幾個銅板，但是他並不覺得怎樣少，他很自滿地向前走着。

小豆的褲子正在屁股上破了一大塊，他每向前抬一下腿，那屁股就有一塊微黃色的皮膚透露了一下。這更使祖父對他起着憐惜。

「這孩子，和三月的小葱似的，只要沾着一點點雨水就馬上會肥起來的……」一想到這裏，他就快走了幾步，因爲過了這市鎮前邊是他取錢的地方。

小豆提着粽子還沒有打開吃，雖然他在賣粽子的地方，看過了別人都是剝了皮吃的，但他倒底不能確定，不剝皮是否也可以吃。最後他用牙齒撕破了一個大角，他吃着，吸着，還用兩隻手

來幫着忙開始吃了。

他那採了滿手的野花丟在市鎮上被幾百幾十的人踏着，而他和爺爺走出市鎮了。

走了很多彎路，爺爺把他帶到一個好像小兵營的門口。

孩子四外看一看，想不出這是什麼地方。門口站着穿大靴子的兵士，頭上戴着好像小鐵盔似的帽子。他想問爺爺：這是日本兵嗎?因爲爺爺推着他，讓他在前邊走，他也就算了。

日本兵剛來到鎮上時，小豆常聽舅父說「漢奸，」他不大明白，不大知道舅父所說的是什麼話。可是日本兵的樣子和舅父所說的一點也不差，他一看了就害怕。但因爲爺爺推着他往前走，他也就進去了。

正是裏邊吃午飯的時候，日本人也給了他一個飯盒子，他胆怯的站在門邊把那一尺來長三寸多寬的盒子接在手裏，爺爺替他打開了，白飯上還有兩片火腿這東西，油亮亮的特别香。他從來沒見過。因爲爺爺也吃，他也就把豆吃完了。

他想問爺爺，這是在什麼地方，在人多的地方，他更不敢說話，所以也就算了。但這個地方總不大對，過了不大一會工夫，那邊來一個不帶鐵帽子也不穿大靴子的平常人把爺爺招呼着走

了。他立時就跟上去，但是被門崗擋住了，他喊：

「爺爺，爺爺。」他的小頭蓋上冒了汗珠，好像喊着救命似的那麼喊着。

等他也跟着走上了審堂時，他就站在爺爺的背後，還用手在後邊緊緊的勾住爺爺的腰帶。

這間房子的牆上掛着馬鞭，掛着木棍，還有繩子和長杆，還有皮條。地當心還架着兩根木頭架子，和鞦韆架子似的環着兩個大鐵環，環子上繫着用來把牛縛在犂杖上那麼粗的大繩子。

他聽爺爺說：「中國」又說「日本」

問爺爺的人一邊還拍着桌子，他看出來爺爺也有點害怕的樣子，他就在後邊拉着爺爺的腰帶，他說：

「爺爺，回家吧。」

「回什麼家，小混蛋，他媽的，你家在那裏。」那拍桌子的人就向他拍了一下，

正是這時候，從門口推進大廳來一個和爺爺差不多的老頭，戴鐵帽子的腰上掛着小刀子的（即刺刀，）還有些穿着平常人的衣裳的。這一羣都推着那個老頭，老頭一邊叫着就一邊被那些人用繩子吊了上去，就吊在那木頭架子上。那老頭的脚一邊打着旋轉，一邊就停在空中了。

小豆眼看着日本兵從牆上摘下了鞭子。

那孩子並沒有聽到爺爺說了什麼，他好像從舅父那裏聽來的，中國人到日本人家裏就是「漢奸。」於是他喊着：

「漢奸，漢奸……爺囘家吧……」

說着躺在地上就大哭起來。因爲他拉爺爺，爺爺不動的原故。他又發了他大哭的脾氣。

還沒等到爺爺囘過頭來，小豆被日本兵一脚踢到一丈多遠的牆根上去，嘴和鼻子立刻流了血，和被損害了的小貓似的，不能證明他還在呼吸和沒有，可是喊叫的聲音一點也沒有了。

爺爺站起來，就要去抱他的孫兒。

「混蛋，不能動，你絕不是好東西……」

審問的中國人變了臉色的原故，臉上的陰影，特別的黑了起來，從鼻子的另一面全然變成鐵青了。而後說着日本話，那老頭雖然聽了許多天了也一句不懂。只聽說「帶斯內……帶斯內……。」日本兵就到牆上去摘鞭子。

那邊懸起來的那個人，已開始用鞭子打了。

小豆的爺爺也同樣的昏了過去。他的全身沒有一點痛的地方。他發了一陣熱，又發了一陣冷，就達到了這樣一種沉沉靜靜的境地。一秒鐘以前那難以忍受的火刺刺的感覺，完全消逝了，只這麼快就忘得乾乾淨淨。孩兒怎樣了。死了還是活着，他不能記起，他好像走到了另一個世界，沒有痛苦，沒有恐怖，沒有變動，是一種永恆的。這樣他不知過了多久，像海邊的岩石它不能被世界曉得它是睡在波浪上多久一樣。

他剛一明白了過來，全身疲乏得好像剛剛到遠處去旅行了一次，口渴，想睡覺，想伸一伸腰。但不知爲什麼伸不開，想睜開眼睛看一看，但也睜不開。他站了好幾次，也站不起來。等他的眼睛可能看到他的孫兒，他向着他的方向爬去了。他一點沒有懷疑他的孫兒是死了還是活着，他抱起他來，他把孫兒軟條條的橫在爺爺的膝蓋上。

這景況和他昏迷過去的那景況完全不同，掛起來的那老頭沒有了，那一些周圍的沉沉的面孔也都沒有了，屋子裏安靜得連塵土都在他的眼前飛，光線一條條的從窗欞跌進來，塵土在光線裏邊變得白花花的。他的耳朵裏邊，起着幽幽的鳴叫，鳴叫聲似乎離得很遠，又似乎聽也聽不見了。一切是靜的，靜得使他想要回憶點什麼也不可能。若不是廳堂外邊那些日本兵的大靴

子可嚐的響，他眞的不能分辨他是處在什麼地方了。

孫兒因爲病沒有病死，還能夠讓他餓死嗎？來時經過那小市鎭，祖父是這樣想着，打算回來時，一定要扯幾尺布給他先做一條褲子。

現在小豆和爺爺從那來時走過的市鎭上回來了。小豆的鞋子和一棵硬殼似的爲着一根帶子的連繫尙且掛在那細小的腿上，他的屁股露在爺爺的手上。嘴和鼻子上的血尙且沒有揩。爺爺的膝蓋每向前走一步那孩子的胳臂和腿也跟着游蕩一下。祖父把孩子拖長的攤展在他的兩手上。彷彿在端着什麼液體的可以流走的東西，時時在擔心他會自然的掉落，可見那孩子綿軟到什麼程度了。簡直和麵條一樣了。

× × × × × ×

祖父第一個感覺知道孫兒還活着的時候，那是回到家裏，已經擺在炕上，他用手掌貼住了孩子的心窩，那心窩是熱的，是跳的，比別的身上其餘的部分帶着活的意思。

這孩子若是死了好像是應該的，活着使祖父反而把眼睛瞪圓了。他望着房頂，他捏着自己的鬍子，他和白癡似的，完全像個呆子了。他怎樣也想不明白。

「這孩子還活着嗎？唉呀，還有氣嗎？」

他又伸出手來，觸到了那是熱的，並且在跳，他稍微用一點力，那跳就加速了。

他怕他活轉來似的，用一種格外沉重的忌恨的眼光看住他。

直到小豆的嘴唇自動的張合了幾下，他才承認孫兒是活了。

他感謝天，感謝佛爺，感謝神鬼。他伏在孫兒的耳朵上，他把嘴壓住了那還在冰涼的耳朵。

「小豆小豆小豆小豆小……」

他一連串和珠子落了般地叫着孫兒。

那孩子並不能答應。只像蒼蠅咬了他的耳朵一下似的使他輕輕地動彈一下。

他又連着串叫：

「小豆，看看爺爺，看……看爺一眼。」

小豆剛把眼睛睜開一道小縫，爺爺立刻撲了過去。

「爺……」那孩子很小的聲音叫了一聲。

這聲音多麼乖巧，多麼順從，多麼柔軟。它叫動了爺爺的心窩了。爺爺的眼淚經過了鬍子往

下淺，沒有聲音的，和一個老牛哭了的時候一樣。

並且爺爺的眼睛特別大，兩張小窗戶似的。通過了那玻璃般的眼淚而能看得很深遠。

那孩子若看到了爺爺這樣大的眼睛，一定害怕而要哭起來的。但他只把眼開了個縫而又平平坦坦的昏昏沉沉的睡了。

他是活着的，那小嘴，那小眼睛，小鼻子……

爺爺的血流又開始爲着孫兒而活躍。他想起來了，應該把那嘴上的血揩掉，應該放一張涼水浸過的手巾在孫兒的頭上。

他開始忙着這個，他心裏是有計劃的，而他做起來還顛三倒四，他找不到他自己的水缸，他似乎不認識他已經取在水盆裏的是水。他對什麼都加以思量的樣子，他對什麼都像是猶疑不決。他的舉動說明着他是個多心的十分有規律的做一件事的人。其實，他都不是，而且正相反，他是爲了過度的喜歡使他把周圍的一切都掩沒了，都看不見了，而也看不清，他失掉了記憶。恍恍惚惚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是怎麼着了。

可笑的，他的手裏拿着水盆還在四面的找水盆。

他從小地窖裏取出一點碎布片來，那是他盜墓子時拾得的死人的零碎的衣裳。他點了一把火，在竈口把它燒成了灰。把灰拾起來放在飯盌裏，再澆上一點冷水，而後用手指揑着攤放在小豆的心口上。

傳說這樣可以救命。

× × × × × ×

左近一切人家都睡了的時候，祖父仍在小竈腔裏燃着火，仍舊煮綠豆湯……

他把木板盌厨拆開來燒火，他舉起斧子來。聽到坑上有哼聲他就把斧子抬得很高很高的舉着而不落。

「他不能死吧。」他想：

斧子的響聲脆快得很，一聲聲的在劈着黑沉沉的夜。

「爺……」

裏邊孩子又叫了爺爺一聲。

爺爺走進去，低低的答應着。

過一會又喊着，爺爺又走進去低低的答應着，接着他就翻了個身喊了一聲，那聲音是急促的，微弱的。接着又喊了幾聲，那聲音越來越弱。聲音鬆散的，幾乎聽不出來喊的是爺爺。不過在爺爺聽來就是喊着他了。

鷄鳴是報曉了。

蓮花池的小蟲子們仍舊唧唧的叫着……間成有青蛙叫了一陣。無定向的，天邊上打着露水閃。

那孩子的性命，誰知道會繼續下去，還是會斷絕的。

露水閃不十分明亮，但天上的雲也被它分得出遠近和種種的重次來，而那蓮花池上小豆所最喜歡的大綠豆青螞蚱，也一閃一閃的在閃光裏出現在蓮花葉上。

小豆死了。……

爺爺以爲他是死了，不呼吸，也不叫，……沒有哼聲，不睜眼睛，一動也不動。

爺爺劈柴的斧子，在門外舉起來而落不下去了。他把斧子和木板一齊安安然然的放在地上。靜悄悄的靠住門框他站着了。

他的眼光看到了牆上活動着的蜘蛛，看到了沉靜的蛛網。又看到了地上三條腿的板櫈，看到了掉了底的盌廚，看到了兒子親手結的掛艾蒿的懸在房梁上的繩子，看到了竈腔裏跳着的火。

他的眼睛是從低處往高處着，看了一圈，而後還落到低處。但他就不見他的孫兒。

而後他把眼睛閉起來了，他好似怕那閃閃耀耀的火光會迷了他的眼睛，他閉了眼睛是表示他對了火關了門。他看不到火了，他就以為火也看不到他了。

可是火仍看得到他，把他的臉炫耀得通紅，接着他就把通紅的臉埋沒到自己闊大的胸前，而後用兩隻袖子包圍起來。

然而他的鬍子梢仍沒有包圍住，就在他一會高漲，一會低抽的胸前騷動……他喉管裏像吞住一棵過大的珠子，時上時下的而咕嚕咕嚕的在鳴。而且喉管也和淚線一樣起着爆痛。

這時候蓮花池仍舊是蓮花池。露水閃仍舊不斷的閃合。鷄鳴遠近都有了。

但在蓮花池的旁邊，那竈口生着火的小房子門口，卻劃着一個黑大的人影。

那就是小豆的祖父。

孩子的講演

這一個歡迎會，出席的有五六百人，站着的，坐着的，還有擠在窗臺上的。這些人多半穿着灰色的制服，因爲除了教授之外，其餘的都是這學校的學生，而被歡迎的則是另外一批人，這小講演者就是被歡迎之中的一個。

第一個上來了一個花鬍子的，兩隻手扶着臺子的邊沿，好像山羊一樣，他垂着頭講話，講了一段話，而後把頭抬了一會，若計算起來大概有半分鐘，在這半分鐘之內，他的頭特別向前伸出，會叫人立刻想起在圖畫上曾看過的長頸鹿。等他的聲音再一開始，連他的頸子，連他額角上的縐紋都一齊搖震了一下，就像有人在他的背後用針刺了他的樣子。再說他的花鬍子，雖然站在這大廳的最末的一排，也能夠看到是已經花的了。因爲他的下巴過於喜歡運動，那鬍子就和什麼活的東西掛在他的下巴上似的，但他的鬍子可並不長。

「……他……那人說的是什麼？爲什麼這些人都笑！」

在掌聲中人們就笑得哄哄的，也用脚擦着地板。因爲這大廳四面都開着窗子，外邊的風聲和這幾百人的哄聲，把別的一切會發響的都止息了；咳嗽聲，剝着落花生的聲音，還有別的悉悉索索的從羣衆發出來的特有的聲音，也都聽不見了。

當然那孩子所問的也沒有人聽見。

「告訴我！笑什麼……笑什麼……」他拉住了他旁邊的那女同志，他搖着她的胳臂。

「可笑呵……笑他滑稽，笑他那樣子。」那女同志一邊用手按住嘴，一邊告訴那孩子，「你看吧……在那邊，在那個桌子角上還沒有坐下來呢……他講演的時候，他說日本人呵哈你們說，你們說……中國人呵哈，你們說，你們說……高麗人呵哈……你們說，『你們說……你們說，你們說』他說了一大串呀……」

那孩子站起來看看，他是這大廳中最小的一個，大概也沒看見什麼，就把手裏剝好的花生米放在嘴裏，一邊嚼着一邊拍着那又黑又厚的小肥手掌，等他團體裏的人叫着：

「王根！小王根……」

他才縮一縮脖頸，把眼睛往四邊溜一下，接着又去吃落花生，吃別的在風沙地帶所產的乾乾的果子，吃一些混着沙士的點心和芝麻糖。

王根他記得從出生以來，還沒有這樣大量的吃過，雖然他從加入了戰地服務團，在別處的晚會或歡迎會上也吃過糖果，但沒有這樣多並且也沒有這許多人，所以他回想着剛纔他排着隊來赴這個歡迎會路上的情景，他越想越有意思，比方那高高的城門樓子，走在城門樓子裏說話那種空洞的聲音，一出城門樓子，就看到那麽一個圓圓的月亮，而且可以隨時聽到滿街的歌聲，這些歌子，他也都會唱。並且他還驕傲着；他覺得他所會的歌比他所聽到的還多着哩！他還會唱小曲子，還會打蓮花落……這些都是來到戰地服務團裏學的。

「……別看我年紀小，抗日的道理可知道得並不少……唪登唪……唪登唪……」他在冒着塵土的隊尾上，偷着用脚尖轉了個圈，他一邊走路一邊作着唱蓮花落時的姿式。

現在他又吃着這許多東西，又看着這許多人。他的柔和的眼光，好像幼稚的兔子在牠幸福飽滿的時候所發出的眼光一樣。

講演者一個接着一個，女講演者，老講演者，多數的是年青的講演者。

由於開着窗子和門的關係，所有的講演者的聲音，都不十分響亮平凡的，拖長的……因爲那些所講的悲慘的事情都沒有變樣，一個說日本帝國主義，另一個也說日本帝國主義。那些過於莊嚴的臉孔，在一個歡迎會是不大相宜。只有蠟燭的火苗抖擻得使人起了一點宗教感。覺得客人和主人都是虔誠的。

被歡迎的賓客，是一個戰地服務團。當那團裏的幾個代表講演完畢，一陣暴風雨似的掌聲，不知道是誰提議叫孩子王根也走上講臺。

王根發燒了，立刻停止了所吃的東西，血管裏的血液開始不平凡的流動起來。好像全身就連耳朵都侵進了蟲子，熱，昏花。他對自己的講演，平常很有把握，在別的地方也說過幾次話，雖然不能夠證明自己的聲音大小，但是並不恐懼，就像在臺上唱蓮花落時一樣沒有恐懼，這次他也並不是恐懼，因爲這地方人多，又都是會講演的，他想他特別要說得好一點。

他沒有走上講臺去，人們就使他站上他的木凳。

於是王根站上了自己的木凳。

人們一看到他就喜歡他，他的小臉一邊圓圓的紅着一塊，穿着短小的，好像小兵似的衣服，戴着灰色的小軍帽，他一站上木凳來，第一件事是把手放在帽沿前行着軍人的敬禮。而後爲着穩定一下自己，他還稍稍地站了一會還向四邊看看，他剛開口，人們禁止不住對他貫注的熱情就笑了起來。這種熱情並不怎樣尊敬他，多半把他看成一個小玩物，一種蔑視的愛起浮在這整個的大廳。

「你也會講演嗎？你這孩子……你這小東西……」人們都用這種眼光看看他，並且張着嘴，好像要吃了他，他他全身都熱起來了。

王根剛一開始，就聽到周圍哄哄的笑聲，他把自己檢點了一下：

「是不是說錯啦？」因爲他一直還沒有開口。

他證明自己沒有說錯，於是，接着說下去，他說他家在趙城……

「我離開家的時候，我家還剩三個人，父親，母親和妹妹，現在趙城被敵人佔了，家裏還有幾個人，我就不知道了。我跑到服務團來，父親還到服務團來找我回家，他說母親讓我回去，母親想我我不回去，我說日本鬼子來把我殺了，還想不想？我就在服務團裏當了勤務。我太小，打日本鬼

子不分男女老幼。我當勤務在宣傳的時候我也上臺唱蓮花落……」

又當勤務，又唱蓮花落，不是沒有人笑，不知為什麽反而平靜下去，大廳中人們的呼吸和遊絲似的輕微。蠟燭在每張桌子上抖擻着，人們之中有的咬着嘴唇，有的咬着指甲，有的把眼睛掠過人頭而投視着窗外，站在後邊的那一堆灰色的人，就像木刻圖上所刻的一樣，笨重，粗糙，又是完全一類型。他們的眼光都像反映在海面上的天空那麽深沉，那麽無底。窗外則站着更冷靜的月亮。

那稀薄的白色的光，掃遍着全院子的房頂，就是說掃遍了這全個學校的校舍，它停在古舊的屋瓦上，停在四周的圍牆上。在風裏邊捲着的沙土和寒帶的雪粒似的，不住的掃着牆根，掃着紙窗，有時更彌補了堦前房後不平的坑坑窪窪。

一九三八年的春天，月亮引走在山西的某一座城上，它和每年的春天一樣。但是今夜它在一個孩子的面前做了一個偉大的聽衆。

那稀薄的白光就站在門外五尺遠的地方，從房檐倒下來的影子，切了整整齊齊的一排花

紋橫在大廳的後邊。

大廳裏像排着什麼宗教的儀式。

小講演者雖然站在凳子上，並不比人高出多少。

「父親讓我囘家，我不囘家，讓我囘家，我……我不囘家……我後在服務團裏當了勤務，我就當了服務團裏的勤務。」

他聽到四邊有猛烈的鼓掌的聲音，向他潮水似的湧來，他就心慌起來，他想他的講演還沒有完，人們爲什麼鼓掌？或者是說錯了！又想，沒有錯，還不是有一大段嗎？還不是有日本帝國主義沒有加上嗎？他特別用力鎮定着自己，把手插在口袋去，他的肚子好像漲了起來，向左邊和右邊搖了幾下，小嘴好像含着糖球漲得圓圓地。

「我當了勤務……當了服務團裏的勤務……我……我……」

人們接着掌聲，就來了笑聲，笑聲又接起着掌聲。王根說不下去了，他想一定是自己出了笑話，他要哭：他想馬上發現出自己的弱點以便卽刻糾正，但是不成，他祇能在講完之後，纔能檢點出來，或者是衣服的不齊整，或者是自己的呆樣子，他不能理解這笑是人們對他多大的愛悅。

「講下去呀王根——……」他本團的同志喊着他。

「日本帝國主義——……日本鬼子。」他就像喝過酒的孩子，從木凳上跌落下來的一樣。他的眼淚已經浸上了睫毛，他什麼也看不見，他不知道他是站在什麼地方，他不知道他自己是在做什麼。他覺得就像玩着的時候從高處跌落下來一樣的癱軟，他覺得自己的手肥大到可怕而舉不動的程度，當他用手背揩抹着滾熱的眼淚的時候。

人們的笑聲更不可制止了。看見他哭了。

王根——想：這講演是失敗了，完了，光榮在他完全變成了懊悔，而且是自己破壞了自己的光榮，他沒有勇氣再作第三次的修正，他要從木凳坐下來，他剛一開始彎曲他的膝蓋，就聽到人們向他的呼喊！

「……講得好，別哭啊……再講再講……沒有完，沒有完……」

其餘的別的安慰他的話，他就聽不見了，他覺得這都是嘲笑，於是更感到自己的恥辱，更感到不可逃避，他幾乎哭出聲來，他便自跌到不知道是什麼人的懷裏大哭起來。

這天晚上的歡迎會，一直繼續到半夜。

王根再也不吃擺在他面前的糖果了。他把頭壓在桌邊上，就像小牛把頭撞在欄柵上那麼粗蠻，他手裏握着一個紅色上面帶着黄點的山楂，那山楂，就像用熱水洗過的一樣。當他用右手抹着眼淚的時候，那小果子就在左手的手心裏冒着氣。當他用左手抹着眼淚的時候，那山楂就在他右手的手心裏冒着氣。

爲什麼人家笑呢？他自己還不大知道，大概是自己什麼地方說錯了，可是又想不起來，好比家住在趙城，這沒有錯，來到服務團，也沒有錯，當了勤務也沒有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也沒說錯……這他自己也不敢確信了，因爲那時候在笑聲中，把自己實在鬧昏了。

退出大廳時，王根照着來時的樣子排在隊尾上，這回在路上他沒有唱蓮花落，他也沒有聽到四處的歌聲，但也實在是靜了。只有脚下踢起來的塵土還是冒着烟兒的。

這歡迎會開過了，就被人們忘記了，若不去想，就像沒有這麼回事存在過。

可是在王根，一個禮拜之內，他常常從夜夢裏邊坐起來，但永遠夢到他講演，並且每次講到他當勤務的地方，就講不下去了，於是他害怕，他想逃走，可是總逃走不了，於是他叫喊着醒來了，和他同屋睡覺的另外兩個比他年紀大一點的小勤務的鼾聲證明了他自己也是和別人一樣

的在睡覺，而不是在講演。

但是那害怕的情緒，把他在小床上縮做了一個團子，就彷彿在家裏的時候爲着夜夢所恐懼縮在母親的身邊一樣。

「媽媽……」這是他往日自己做孩子時候的呼喊。

現在王根一點聲音也沒有就又睡了，雖然他纔九歲因爲他做了服務團的勤務，他就把自己也變作大人。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一版

曠野的呼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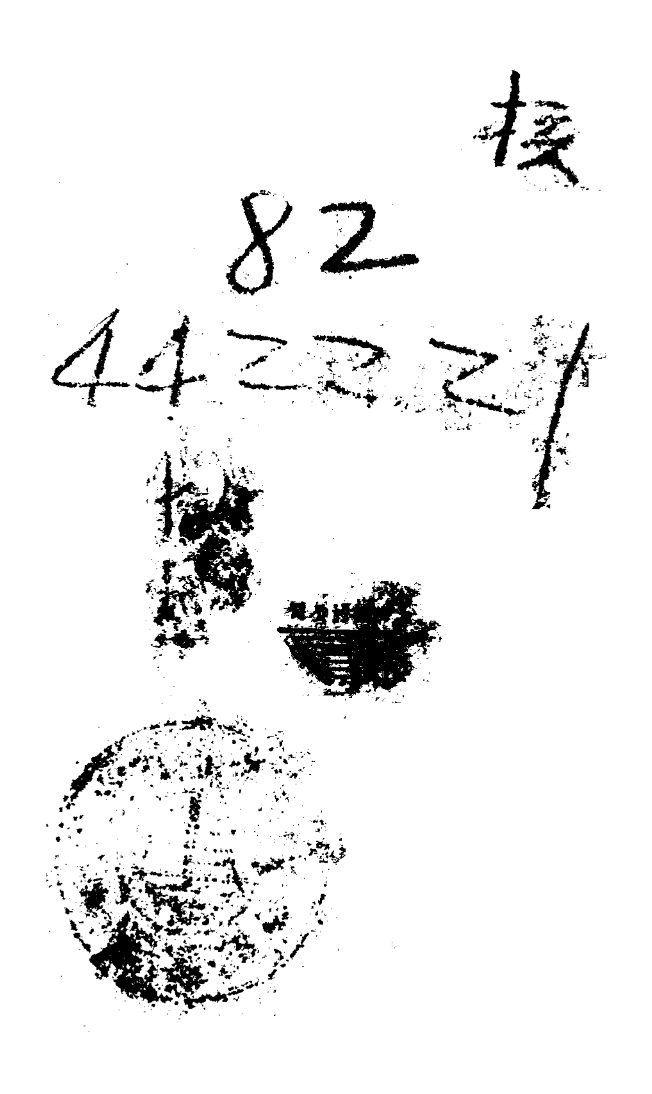
著者　蕭紅

發行者　張靜廬

發行所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　嵩山街
漢口　交通路
昆明　武成路

No. 409 B. 303


校
82